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文苑英華辨證

詩紀匡謬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胡澗學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素問

宋林億等校曰。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乃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痾瘵由自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俞氏理初持素曰錄。序曰。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徧索先師所惜。著之精光之論。仍復請藏愼傳古人刑名。八索九邱。素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曰湯液醪醴。爲而不用。遊案全說固未甚明。林說亦迂曲難通。俞氏以索證素是矣。而云素索邱、皆空也。雖本劉熙、張衡爲說。見釋名及昭十二年左傳正義。實亦未安。今案素者、法也。鄭注士喪禮曰。形法定爲素。宣十一年左傳曰。不愆于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遵王之素。素皆謂法。字通作索。（六節藏象論。注云素經。林校曰。素一作索。書序八索。昭十二年左傳八索、釋文並云索本作素。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賈逵曰。八索、三王之法。）定四年。傳疆以周索。杜預曰。索法也。黃帝問治病之法於岐伯。故其書曰素問。素問者。法問也。猶後世揚雄著書。謂之法言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典索、皆得訓法。夫曰五法、八法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胡澍學

之問。義無乖牾。若如俞說。則是八索爲八空。九邱爲九空。素問爲空問。不詞孰甚焉。故特辨之。

人將失之邪。

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邪。人將失之邪。澂案人將失之邪。當作將人失之邪。下文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也與邪、古字通。大戴禮五帝德篇、詩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邪作也。史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是也。上句用邪而下句用也者。畢傳中多有之。昭二十六年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豈所謂素封者邪。是也。徵四失論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與此文同一例。將猶抑也。時世異邪。將人失之邪。謂時世異邪。抑人失之邪。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謂材力盡邪。抑天數然邪。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謂子年少智未及邪。抑言以雜合邪。注以將爲且。失之。楚策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漢書龔遂傳曰。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也、與邪通。楚辭卜居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以上將字亦並爲詞之抑。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食飲有節三句。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澂案全本楊本是也。作與詐同。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莊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作亦詐也。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相對爲文。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相對爲文。不妄與不作相對爲文。徵四失論曰。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又曰妄言作名。亦以節度。

妄作對文。作古讀若胙。上與者數度爲韻。下與俱去爲韻。王氏改飮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爲食飮有節、起居有常。則句法虛實不對。改不妄不作爲不妄作勞。是誤讀作、爲作爲之作。楊上善太素注誤同。而以作勞連文。殊不成義。既乖經旨。又昧古人屬詞之法。且使有韻之文不能諧讀。一舉而三失隨之。甚矣古書之不可輕改也。

以耗散其眞。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林校曰。按甲乙經、耗作好。澁案以耗散其眞。與以欲竭其精句義不對。則皇甫本作好是也。好讀耆好之好。好亦欲也。凡經傳言耆好卽耆欲。言好惡卽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羞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作耗者聲之誤耳。王注謂輕用曰耗。乃肊說。不可通。

不時御神。

不知持滿、不時御神。林校曰。按別本時作解。澁案時字是解字。非也。時、善也。不時御神。謂不善御神也。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廣雅同。解與時形聲均不相近。無緣致誤。亦無由得通。蓋後人不明時字之訓。而妄改之。且善亦有解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正義曰。善、猶解也。是也。愈不必改爲解矣。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

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太素千金同。楊上善云。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

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做行者衆。故曰下皆爲之。澍案全本、楊本、孫本、及楊說是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也。句下皆爲之。句下皆爲之。言下皆化之也。書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爲卽化也。王本作謂者。爲之借字耳。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六微旨大論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昭元年傳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十年傳曰。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二十一年曰。登之謂甚。吾又重之。周語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皆語曰。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此從元本。策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擧。管子霸言篇曰。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我不謂貧者。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又曰。何謂而泣也。淮南人閒篇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列六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上並以謂爲爲。爲與謂一聲之轉。故二字往往通用。說苑君道篇。則何爲不具官乎。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輸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文子微明篇。居知所爲。淮南人閒篇。爲作謂。此從道藏本。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英布傳。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史記爲並作謂。正如素問下皆爲之而王氏所據本爲字作謂。若假借皆主乎聲。語辭之爲通作謂。行爲之爲、通作謂作爲之爲、通作謂。故化爲之爲、亦通作謂。王氏不達。誤以謂爲告謂之謂。乃升下字於上句也。字之上以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爲句。皆謂之三字下屬爲句。失其指矣。

恬惔虛无。

恬惔、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均作恬憺。澁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蒼頡篇曰惔、恬也。是惔與憺同。憺之爲惔。憺澹之爲淡。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淡淡。李善曰。淡與澹同。然釋音作恬惔。則宋本本作恬憺。陰陽應象大論。樂恬憺之能。藏本作恬憺、憺亦與憺同。淮南俶眞篇注。憺、定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澹、定也。澹與淡同。故淮南泰族篇。靜漠恬淡。其字之作淡。移精變氣論。此恬憺之世。亦並作恬憺。

其民故曰朴。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林校曰、按別本曰作日。宋本日上、衍云字。今據熊本藏本刪。按曰字義不可通。別本作日是也。日與孟子盡心篇、民日遷義之日同義。言其民故日以朴也。作曰者形似之誤。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淮南天文篇、日作曰。誤與此同。

髮始墮。髮墮。鬚眉墮。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又下文曰。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長刺節論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熊本藏本作墮。王於墮字均無注。澁案墮本作髓。說文髓髮墮也。字通作墮。墮之爲言禿也。墨子修身篇、華髮墮顚。而猶弗舍。墮顚卽禿頂。今俗語猶然。髮禿謂之墮。鬚眉禿謂之墮。毛羽禿謂之氈。文選江賦。產乎積羽。李善曰。廷與氈同。引字書廷、落毛也。郭璞方言注曰、毳、毛物脆落去之名。角禿謂之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尾禿謂之橢。淮南說山篇。鼷鼠緣牛。既科以橢。高誘曰科無角。橢無尾。草木葉禿謂之墮。脈解篇、草木皆落而墮、大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聲義並同也。

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

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王注此雖有子三句。曰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澍案此謬說也。詳岐伯之對。謂年老雖亦有子者。然大要生子常期男子在八八以前。女子在七七以前。故曰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男不過盡八八之男。卽承上文丈夫而言。女不過盡七七之女。卽承上文之女子而言。幷非謂年老者所生之子。何得云子壽亦不過天癸之數乎。且老年之子必不壽。亦無是理。

眞人。

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王注曰眞人。謂成道之人也。澍案注義泛而不切。且成與全義相因。無以別於下文、淖德全道之至人。今案眞人謂化人也。說文曰。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七、从匕、从目。七卽化之本字。从目从匕。八所乘載也。是其義矣。

至人。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淖德全道。王注曰。全其至道。故曰至人。林校引楊上善曰。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澍案楊王二注。皆望下文生義。不思下文言淖德全道。不言至德至道。殆失之矣。今案至者。大也。爾雅曰。晊、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晊本又作至。易彖傳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秦策曰。至、猶大也。注呂氏春秋求人篇曰。至、大也。是至人者。大人也。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此文有至人者淖德全道、意義相似。莊子天下篇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不離

於眞。猶下文言亦歸於眞人也。故居眞人之次。論語曰。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故在聖人之上。

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熊本藏本若匿作若匪。注云今詳匪字當作匿。澁案高誘注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匿猶伏也。經以匿與伏並舉。又與意得相韻。意古或讀若匿。論語先進篇。意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明夷象。專慶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楚辭卜居。何所意焉。與極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其爲匿字無疑。王注生氣通天論引此亦作匿。尤其明證也。作匪者。乃北宋以後之誤本。何以明之。匿與匪草書相似。故匿誤爲匪。一也。宋本正作匿。生氣通天論注引同。則今詳匪字當作匿之注。其非王注可知。二也。今詳上無新校正三字。又非林校可知。三也。盍南宋時有此作匪之本。讀者旁記。今詳匪當作匿七字。傳寫錯入注內。而熊本藏本。遂並沿其誤耳。

又案若有私意。當本作若私有意。寫者誤倒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心之所之謂意。鄭注王制曰。意思念也。若私有意。謂若私有所念也。己亦私也。鄭注特牲饋食禮記曰。私臣自己所辟除者。注有司徹曰。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注曲禮下曰。私行謂以己事也。注聘義曰。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是己猶私也。若己有得。謂若私有所得也。若私有意。若己有得。相對爲文。若如今本。則句法參差不協矣。生氣通天論注所引亦誤。

若有私意。當作若私有意。是也。私不必解作己。引鄭義尙牽強。按若私有意。申上若伏。若己有得。申上

蓄匿伏者初無所有而動于中故曰私有意匿者已爲所有而居于內故曰已有得胥之謙附記

名木

則名木多死王注曰名謂名果珍木澁案注未達名字之義名大也名木木之大者五常政大論則名木不木蒼洞六元正紀大論名木上焦木舊誤作草辨見本條至眞要大論名木敏生名木皆謂大木古或謂大爲名大木謂之名木大山謂之名山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大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大川謂之名川莊子大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二千小者無數大都謂之名都秦策王不如因而賂一名都高誘曰一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大器謂之名器雜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緹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大魚謂之名魚魯語取名魚章昭曰名魚大魚也其義一也

故身無奇病

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澁案此言聖人順於天地四時之道故身無病無取於奇病也王注訓奇病爲他疾亦非其義奇當爲苛字形相似而誤苛亦病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本作疴說文疴病也引五行傳曰時則有口疴或作痾廣雅痾病也洪範五行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鄭注曰痾病也通作苛呂氏春秋審時篇身無苛殃高誘曰苛病至眞要大論曰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管子小問篇曰除君苛疾苛疾卽苛病也疾與病析言則異渾言則通下文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上承此文而言則奇病之當作苛病明矣苛疾與災害對舉則苛亦爲病明矣王注於本篇之苛疾曰苛者重也於至眞要大論之苛疾曰苛重也不知此所謂

苛疾、與生氣通天論、雖有大風苛毒、六元正紀大論、暴過不生苛疾不起之苛異義。（六元正紀大論注苛重也。）彼以苛毒與大風相對、與暴過相對、此則苛疾與災害對、與生化對、文變而義自殊、言各有當、混而一之、則通於彼者、必閡於此矣。

肺氣焦滿。

林校曰、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澁案、作焦者、是也。全本作進、乃形似之譌。焦與痿論肺熱葉焦之焦同義、滿與痹論肺痹者、煩滿之滿同義、王注以焦爲上焦、肺氣上焦、滿頗爲不辭、焦滿與下濁沈對文、若焦爲上焦、則與下文不對、且上焦亦不得但言焦、斯爲謬矣。

腎氣獨沈。

林校曰、詳獨沈太素作沈濁。（藏本作獨。）澁案獨與濁古字通、秋官序官壺涿氏、鄭司農注、獨讀爲濁、又蠋氏疏、獨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然則獨沈沈濁、義得兩通。

愚者佩之。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澁案佩讀爲倍、說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楊倞注曰、倍者、反逆之名也、字或作俳。（見坊記投壺、作背。經典通以背爲倍、）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謂聖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行與倍正相反、故下遂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與逆亦相反、從即行、（廣雅從行也、）逆即倍也。（見上荀子注、）佩與倍古同聲而通用、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是古同聲之證、荀子大略篇

一佩易之注曰、佩、或爲倍。是古通用之證。王注、謂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此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古人之文恒多假借。不求諸聲音而索之字畫。宜其詰籀爲病矣。

傳精神。

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澂案傳字義不可通。王注謂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受。亦不解所謂。傳當爲摶字之誤也。摶與傳摶博相似、故或誤爲傳。或誤爲博、或訂爲博。並見下。摶與專同。言聖人精神專一不旁騖也。後四時論曰、精神不專。寶命全形論曰、神無營於衆物。義與此相近。古書專一字多作摶。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壹。釋文曰、專本作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揖志。索隱曰、摶古專字。管子立政篇曰、一道路摶出入。幼官篇曰、摶一純固。今本、摶譌作博。並內業篇曰、能摶乎。能一乎。今本、摶譌作博。荀子儒效篇曰、億萬之衆而摶若一人。今本、摶譌作博。講兵篇曰、和摶而一。今本、摶亦譌作傳。呂氏春秋適音篇、耳不收則不摶。高注曰、不摶、入不專一也。皆其證。

因於溼首如裹。

澂案、此言病因於溼。頭如蒙物不瞭了耳。注、蒙上文爲說。謂表熱爲病。當汗泄之。反濕其首。若濕物裹之。則是謂病不因於溼邪之侵。而成于醫工之誤矣。且表熱而溼其首。從古無此治法。王氏恭見下文有因而飽食云云。因而大飲云云。因而強力云云。相因爲病。遂於此處之因於寒、因於暑、因於溼、因於氣。氣、謂熱氣。說見下條。亦相因作解。故有此謬說。不思彼文言因而、自是相因之病。此言因於則寒、暑溼熱各

有所因。本不相蒙。何可比而同之乎。前後注相承爲說皆誤。而此注尤甚。故特辨之。

因於氣爲腫。

澍案此氣、指熱氣而言。上云寒暑溼。此若汎言氣。則與上文不類。故知氣謂熱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熱勝則腫。本篇下注引正理論曰。熱之所過。則爲癰腫。故曰、因於氣爲腫。

汗出偏沮。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王注曰、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潤溼者。宋本作溼潤。此從熊本藏本。久之偏枯、半身不隨。林校曰。按沮、千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恒。澍案王本幷注、是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倉頡篇曰。沮、漸也。廣雅曰。沮、潤、漸洳溼也。魏風。彼汾沮洳、毛傳曰。沮洳其漸洳者。王制山川沮澤。何氏隱義曰。川澤、下溼地也。是沮爲潤溼之象。曩澍在西安縣署。見侯官林某。每動作飲食。左體汗泄。濡潤透衣。雖冬月猶爾。正如經注所云。則經文本作沮字無疑。且沮與枯、爲韻也。孫本作祖。乃偏旁之譌。說文、占文示作𠂤。中篆書𠂤字相似。故沮譌爲祖。全本作恒。則全體俱誤矣。沮之左畔譌從心。小雅采薇正義、引鄭氏易注。所謂七畫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者也。其右畔譌作亘。亘卽今字。亦相近。故合譌而爲恒。

足生大丁。

高梁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高膚也。梁粱也。宋本誤作梁也。今从熊本藏本。膏粱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變爲丁矣。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林校曰。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若謂膏粱之變癰生大丁。非僞著足也。澍案林氏駁注。丁生不常於足是矣。其云足生大丁爲癰。生大丁辭意鄙俗。殊覺未安。足當

作是字之誤也。荀子禮論篇不法禮、不是禮、謂之無方之民。法、是猶則也。爾雅是、則也。是爲法則之則。故又爲語辭之則。大戴禮王言篇。教定是正矣。家語[]篇作正教定則本正矣。鄭語。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韋昭曰。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言膏粱之變則生大丁也。

春必温病。

全傷於寒。春必温病。澁案春必温病。於文不順。寫者誤倒也。當從陰陽應象大論作春必病温。宋本亦誤作温病。今從熊本藏本乙正。金匱眞言論曰。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温。玉版論要曰。病温虛甚死。平人氣象論曰。尺熱曰病。温熱論曰。先夏至日者爲病温。評熱病論曰。有病温者。汗出輒復熱。皆作病温。

筋脈沮弛。精神乃央。

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曰、沮、潤也。弛、緩也。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澁案注說非也。沮弛之沮。與汗出偏沮之沮異義。彼讀平聲。此讀上聲。沮弛、謂壞廢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三蒼曰、沮、敗壞也。小雅小旻篇。何日斯沮。楚辭九歎。顏徽薰以沮敗兮。毛傳王注。並曰、沮壞也。漢書司馬遷傳。注曰、沮、毀壞也。李陵傳。注曰、沮謂毀壞之。弛本作弛。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弛侯。荀子王制篇。大事殆乎弛。范甯楊倞並曰、弛、廢也。或作弛。漢書文帝紀。輒弛以利民。顏注曰、弛、廢弛。文選西京賦。城尉不弛柝。薛綜曰、弛、廢也。本篇上文曰、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痿與廢相近。刺要論。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注曰、弛、猶縱緩也。皮部論。熱多則筋弛骨消。注曰、弛、緩也。縱緩亦與廢相近。廣雅。弛、縱置也。置、卽廢也。是

沮弛爲壞廢也。林校曰。央乃殃也。古文通用。如膏粱之作高梁、草滋之作草茲之類。案林讀央爲殃得之。漢無極山碑。爲民來福除央。吳仲山碑而遭禍央。殃並作央。卽其證。惟未解殃字之義。澍謂殃亦敗壞之意。廣雅曰、殃、敗也。月令曰、冬藏殃敗。晉語曰、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是殃爲敗壞也。沮、弛、央三字義相近。故經類舉之。經意辛味太過。木受金刑。則筋脈爲之壞廢。精神因而敗壞。故曰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筋脈沮弛。與形體毀沮。精氣弛壞同意。（形體毀沮。疏五過論文。精氣弛壞。湯液醪醴論文。）精神乃央。與高骨乃壞同意。（高骨乃壞。見上文。）王注所說大與經旨相背。且此論味過所傷。而注牽涉於辛潤、辛散、辛補之義。斯爲謬證矣。

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藏本無也字。澍案上文。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下文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句末皆有也字。不應此句獨無。藏本脫。

生長收藏。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熊本藏本。生長作長生。澍案作長生者。誤倒也。有生而後有長。不得先言長。而後言生。注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謂四時之生長收藏。是正文本作生長之明證。下文亦曰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

春必溫病。

熊本藏本作春必病溫。澀案當從熊本藏本乙轉。說見生氣通天論。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澀案陰陽之徵兆也。本作陰陽之兆徵也。上三句下女路爲韻。下古讀若戶。召南采蘋宗室牖下。女韻。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與處韻。邶風擊鼓于林之下。與馬韻。凱風在浚之下。與苦韻。唐風采苓首陽之下。與苦與韻。陳風宛丘。宛丘之下與鼓夏羽韻。東門之枌。婆娑其下。與枌韻。豳風七月。入我牀下。與股羽野宇戶虞戶處韻。小雅四牡載飛載下。與栩鹽父韻。北山溥天之下。與土韻。采薇邪幅在下。與股紓予韻。大雅皇矣至于岐下。與父馬詩女宇韻。皇矣以對于天下。與怒旅旅祜韻。皃驚。福祿來下。與濟處渭脯韻。丞民昭假于下。與甫韻。晉頌有駜鷺于下。與鷺舞韻。其餘羣經諸子。有韻之文。不煩枚舉。下二句徵始爲韻。徵讀如宮商角徵羽之徵。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陟里反。洪範念用庶徵。與疑爲韻。逸周月篇災咎之徵。從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所引。與負婦爲韻。負古讀若丕。懲、一音直

讀若世。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莊子庚桑楚篇。誤同。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荀子解蔽篇。有皇有鳳。與心爲韻。說文風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韻也。見邶風綠衣。谷風。小雅何人斯。大雅桑柔烝民。而今本作有鳳有皇。淮南原道篇。鶩忽怳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樣。而今本作怳忽。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天文篇。決罰刑與城爲韻。而今本作刑罰。兵略篇。不可量度也。與迫爲韻。度、同不可度思之度。迫古讀若博。而今本作度量。人間篇。故蠹啄部柱梁。與羊爲韻。而今本作梁柱。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荅客難。外有廩倉。與菑爲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

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

林校曰詳天地者。至萬物之能始。與天元紀大論同。彼无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代陰陽者。萬物之能始。澀案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當從天元紀大論、作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金木與上天地、陰陽、左右、水火、文同一例。終始與上上下、男女、道路、兆徵、皆兩字平列。文亦同例。若如今本。則陰陽者三字。與上相複。能始二字。義復難通。注謂能爲變化生成之元始。宋本吳本、化下有之字。此從熊本藏本。乃曲爲之說。卽如注義、仍與上四句文例不符。荅傳寫之譌也。

病之形能也。樂恬憺之能。與其病能。及其病能。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病能論。合之病能。

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澍案能讀爲態。病之形能也者、病之形態也。荀子天論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形能亦形態。楊倞注、誤以形字絕句。能屬下讀。高郵王先生今子雜志已正之。楚辭九章悶容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徐廣本態作能。今本誤作態。皆古人以能爲態之證。態從心能。而從心音。而管子內業篇以音爲意。志從心之。而荀子天志篇以之爲志。其例同也。此二字。蓋皆以會意包諧聲。下文曰、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能亦讀爲態。與事爲韻。恬憺之能。卽恬憺之態也。五藏別論曰。觀其志意。與其病能。今本誤作與其病也。依太素訂正。辨見本條。能亦讀爲態。與意爲韻。病能卽病態也。風論曰。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卽及其病態也。厥論曰。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厥狀與病能並舉。卽厥狀、病態也。弟四十八篇名病能論。卽病態論也。方盛衰論曰、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能亦與意爲韻。卽合之病態也。王於諸能字或無注。或皮傅其說。均由不得其讀。釋音發音。於本篇上文。能冬不能夏。曰奴代切。下形能同。則又強不知以爲知矣。

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

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讀爲態。說見上。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澍案守字、義不相屬。守當爲宇。廣雅宇尻也。經典通作居。大雅緜篤聿來胥宇。魯頌閟宮篤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周語、使各有甯宇。楚辭離騷爾何懷乎故宇。毛傳鄭箋韋王注並曰、宇居也。虛无之宇。謂虛无之居也。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宇。與淮南俶眞篇、而徙倚乎汗漫之宇。句意相似。高誘注、亦曰宇、居也。宇與守形相似。因誤而爲守。荀子禮論篇。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今記禮記。壇字。誤作墠。墠子經上篇宇彌異所也。今本。宇誤作守。

文苑英華辨證

彭叔夏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聚珍版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據顧千里手校影宋本付刊故據以排印並附聚珍本所載提要及補文拾遺於後

文苑英華辨證敍

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鈔太祖皇帝實錄。其開云興衰治亂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迺作治忽。三折肱爲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眞。（詳見益公序篇）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搉。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因會粹其說。以類而分。各舉數端。不復具載。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元注頗略。今則加詳。（謂如一作某字非者。今則加說。）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初不注者。後因或人議及。今存一二。）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華辨證云。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己丑。朔。鄉貢進士廬陵彭叔夏謹識。

文苑英華辨證目錄

卷之一
用字一
用韻一
卷之二
事誤一
人名一
卷之三
人名三
官爵一
卷之四
郡縣一
年月一
卷之五
用字二
用韻二
事誤二
人名二
人名四
官爵二
郡縣二
年月二
用字三
專證
事疑
人名五
官爵三
郡縣三

年月三
名氏二
卷之六
名氏三
門類
卷之七
脫文二
同異
卷之八
離合
鳥獸
卷之九
雜錄一
卷之十
雜錄四
年月四
名氏一
題目一
題目二
脫文一
脫文二
脫文三
脫文四
避諱
異域
草木
雜錄二
雜錄三
雜錄五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一

用字一

原缺三十八行行十七字

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短。則穢字是。○士居易賀雨詩。已責寇三農。迺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謂止逋責也。而集本文粹並作責己。（上文已云下云已詔。此不應又云責己。）○權德輿李國貞碑。人命將泛。迺用漢食貨志大命將泛泛方勇反。復也。而集文作沈。○此類當以文苑爲正。（內不言本題者。所用非一處也。）

用字二

凡字因疑而訛。皆是正者。○如李邕日賦。將閑谷兮永言。豈覆盆兮貽悔。閑當作閉。見文選曹植與吳質書。閉濛汜之谷。○（騷）陽賦。（諸名皆倣此。他）水于十而成妖。于當作干。見春秋繁露。水干十則大旱。○又誓中隅而有請。詳上文。（指廣漢從事。按搜神記。諒輔爲廣漢從事。）夏旱出禱。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迺積柴將自焚。至禺中時雨大作。據此則中隅當作禺中。（禺、淮南子作隅。）○吳融沃焦山賦。嘉穀蘧蘧。五穫何利。詳上文。言幽幷之墟。桉管子。恒山有穀。四種五穫。據此。則嘉穀當作嘉穀。○賈餗履薄冰賦。時刻刻而屢起。屢當作屢禮記。弁行剡剡起屨。○王澄梓材賦。掄材者杼杼。當作杼。廣韻杼木工匠。或作梓。○浩虛舟王者

父事天兄事日賦、莒邑難窮。屢軫南陔之繼。棠陰易署。常思棣鄂之華。邑或改作昧。非也。南陔補亡詩云。循彼南陔。厭厭夜飲。旨酒欣欣。燕樂嘉賓之心。其孝則邑當作色。○日中爲市賦。權賤於馬積實。按漢趙王彭祖傳。爲賈人權會。師古曰。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會工外反。則權賤疑作權會。○高郢吳公子聽樂賦。馬弭毛而仰秣。魚疎鱗而躍浪。按左思吳都賦。馬弭髦而仰秣。魚竦鱗而上升。則毛當作髦。疎當作竦。○林慮山人鍾子聽伯牙鼓琴賦。納正雅。邪按白虎通。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則集當作禁。○梁涉長竿賦。有格樟之脩竿。按司馬相如大人賦。建格澤之脩竿。注格澤、氣也。格、胡谷反。澤、大各反。則樟當作澤。○樊晦燕巢賦。或在干筵。干筵當作玉筐。文選安陸王碑。注云。有娀氏取燕覆以玉筐。○王起魚銜珠賦。得廉寸之彩。廉疑當作兼。左思魏都賦明珠兼寸。又疑作度。韓詩外傳。良珠度寸。○又如董思恭日詩滄海十枝暉。見山海經。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或作滄海十丈暉。○楊炯酺宴應詔詩。妖星六丈出。見漢文志。五殘六賊、司詭咸漢、四星。並去地可六丈。而或作妖星六紋出。○五勃九成宮頌。林兵護野。方臣啓路。臣疑當作神。班固東都賦。山靈護野。屬御方神。（篇末書本、頌、亦云方神護野。）○又架千樓而致極。致疑當作撥。揚雄甘泉賦。撥極之嶟嶟。○劉藏器恤刑策。赭衣艾韠。韠疑作畢。荀子。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其艾畢殺赭衣注。畢與韠同。或通用。文○薛道衡老氏碑。非緌知恥。韡服興慙。非一作弗。疑當作帨。帨、古文字。草緌見愼子。○王延昌河瀆碑。春以泮凍。秋以涸流。涸流當從漢書郊祀志作涸凍。○文墨相望。文墨當從國語作丈墨。丈墨、丈人爲墨。○漸邑麾城。漸當作摲。音巘。舉手擬之也。見揚雄長楊賦。○崔太師家廟碑。眡

眊孝子。眊眊疑當作罷罷。音沐。謹愿貌。見漢書鮑宣傳。○權德輿李國貞碑。亂之劇也。劇當從集作刻。國語。勇犯曰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注刻鋒也。○張說鄭夫人誌。閨門之訓。閨當從集作閫。國語文伯之母。閫門與康子言。注閫、閾寢門也。閾音蒿。○于邵謝賜甘子狀。分甘絕劣。桉司馬遷傳。李陵絕甘分少。今文既顛錯。少又作劣。恐當云絕甘分少。○温庭筠上杜舍人啓。物乘其勢。則嘩紀畫塗。桉士褒傳。忽若彗氾畫塗。言其易也。今訛作嘩紀。恐當云彗氾畫塗。○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用字二

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晹。晹、精明也。○雍時舉爟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史記。權火音爟。周禮有司爟。許氏說文。舉火曰爟。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火。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絜。皐如淳曰。權、舉也。○喬潭鞏玉山賦。登隱坌石鎮。閎兩賦。登隱坌之丘。莊子本作隱弇。釋文。弇符云反。又音紛。○賈餗穿楊葉賦。諛詑不能以施力。莊子本作喫詑。喫、口懈反。喫詑、多力也。○李德裕大孤山賦。掩二山而磔髒。據郭璞江賦。虎牙嶰髒以屹崒而諸本並作磔。○陶洪滅裂禾賦。並陵兢而靡。窮據揚雄甘泉賦。入凌兢。或云、陵通用。凌。○陳子昂陳明經誌。顩頤虎頭。顩文粹作欽。桉漢周婁欽頤注欽或作顩。丘凡反。而集又作嚥頤。○此類並仍其舊。或注一作。

用韻一

凡前人用韻有兩音而不可輒改者。○如吳均酬別詩。抑亮字韻。下云七寶雕鞍裝。裝、唐韻。側亮反。行裝

也。而藝文類聚改作華杖。（陶翰宇盧司倉詩。末由飭仙裝。亦是去聲。而或改作仗。）○孟浩然送辛大不及詩。押汝字韻。（上云日暮獨悲余。余與予同。楚詞目眇眇兮愁予。從上聲讀而集本改作愁緒。）○李义贈同行人詩驄馬何嘗驅正用樂府驄馬驅事。驅唐韻區遇反。或改爲駈。而不知前已押節序催難駈矣。○又如朱休駕幸太學賦。各呈材而切磋。唐韻磋七過反。而或改作效誤。楊濤蟻穿九曲珠賦。乍見規行之迂。唐韻迂於武反。迴曲貌。而一本疑牛聲不乃韻。改作迂尤非。○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用韻二

唐賦韻數。平側次序。初無定格。今略舉一二。○有四韻者。秦階六符。（元亨利貞。）秋月。（至明周。）寒夾。（皇瑞聖。）丹甑。（國有豐年。）等篇是也。○有五韻者。五星。（色。吳大有成命。）海上五色雲。（餘霞散成綺。）金堂上動。（殘雪。積雪。）等篇是也。○有六韻者。止水。（空洞澈。）魑魅。（道德仁義。）希夷。（聖朝道孚東郊朝日賦。國行仲春之令。人鏡賦。主臣道。光貞指爲六韻。按文苑所載。乃是國家行仲春之令。七韻。主聖上忠。道光貞觀八韻。蓋登科記。闕此三字耳。）信及豚魚。（微隱。）善師不陣。（聖朝威服遠人。）等篇是也。乃曰唐登科記。○有七韻者。日再中。（漢文帝時。數如此。）武藝絕倫。（冠天下。）觀紫極舞。（地同和。）等篇是也。○有八韻者。（今爲定格。）○有九韻者。二氣合景星。（其狀無常。出有道之國。）竹宮望拜神光。（上辛之日。有事於圓丘。）大儺。（命有司送惡氣。）肅宗室。○有十韻者。千秋鏡。（鵲飛如向月。）龍盤似映光。（決浮雲。清。）秦客相劍。（絕通題爲韻。）冰壺。（皎如玉壺冰。）何慙。（昔意。）諸篇是也。（洪氏又云。有一韻者。引花夢樓之題爲韻。誤矣。按本科中花夢樓賦序。以題爲韻。今文苑花夢樓賦。以花夢樓賦一十字爲韻。皆押八韻。凡有五首。蓋唐賦所謂以題爲韻者。或并賦字押。如日中有千字。渭水象天河。並以題爲韻。而作賦者。并賦字押。凡六韻。今花夢樓賦一首并序。以題爲韻。凡八韻。非三韻也。）○其八韻則有四平四側者。今爲定格。○有三平五側者。日月合璧。（兩曜相合。候時不差。）先王正時令。（四時漸序。置閏以正。）○有五平三側者。冰將釋。（和風既至。遲日被陽。）

玉壺冰、堅白貞虛。洪氏又以宦曜門觀試武舉人賦。君聖臣嘉。愼擇多士。幽蘭武。遠岑鑿人。悠久不絕。作人之規。諸篇是也。金棍賦。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一平五仄。今文苑所載愼擇爲精擇。悠久不絕。爲終古無絕。直而能一。爲貞而能一。乃四平四仄。與登科記不同。○有二平六側者。泗濱浮磬、泉石見寶。立德爲功。惟皇永代。○有六平二側者。曰雲無心、山出長。將欲貪於麟。洪氏又以旗賦。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六平二仄。側者。曰雲無心、天實爲之。鑿壁偷光、角之成。諸篇是也。今文苑所載。風日雲野。軍國清肅。乃四平四仄。登科記必誤。○有以平上去入爲韻者。如三無私山公啓事、畢篇是也。○有平上去入周而復始者。如空賦、三足烏賦、等篇是也。洪氏又云。自大和後。始以入聲爲韻。按登科記。大和六年。試子之聰賦。以審合志鐸鏘爲韻。猶是六韻。開成三年。試霓裳羽衣曲賦。任用亂。文苑所載三首。第一篇六韻。第二第三篇皆七韻。今云大和後八韻爲常。未必然也。

事證

凡用事。有可以證他本之非者。○如楊炯渾天賦。日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按晉天文志桓君山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據此、則日應於天爲是。而文粹迺以日作候。○又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按周禮日南而景朝多暑。日北而景長多寒。諸史志並同。而文粹作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又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之象。按晉志左執法廷尉之象。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而文粹作大臣之象。○又星芒伏匿。按前志旬始其怒青黑色。象伏匿。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而文粹作星流伏匿。○王祀禮六宗賦。天宗必隆。按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注謂日月星辰也。詳此賦。上文言禮于二辰。則天宗爲是。而一本迺作六宗。○張九齡神池頌。天根有見。曾是不涸。按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注。天根亢氏之間。寒露後五日朝見。而集本迺作天眼。○李庾東都賦。至天

后朝。匪世是居。於焉逍遙。文粹以至天后朝作高祖至于后朝。按東都。隋嘗。武德四年廢。則天改曰神都。遂居之。殆非高祖時也。○杜牧李給事詩。元禮退歸綸氏學。按李膺本潁川人。綸氏屬潁川。膺免官歸綸氏。教授常千人。而集本誤作緱氏。○孫萬壽寄京邑親友詩唐彬不競勤。按晉唐彬。知孫皓將至。湘留以示不臣。而隋書本傳載此詩。迺作吾彥不爭勳。吾彥本降將、初無不爭功事。○白居易澗底松詩。金張世祿黃憲賢。牛衣寒賤貂蟬晏。黃憲本牛醫兒。衣字疑誤。而集本作原憲貧。詳上下文。黃憲賢是。○駱賓王釣磯應詰文。素龜鱗也。破髮阿門。曰龍、神也。挂鱗且網。莊子。宋元君夢人被髮闚阿門。即白龜也。說苑曰龍爲豫且所網。而集本以阿門作河津。且網爲罝網。○蘇頲東汴士文。思窮占雨沛經不測其精微。按東觀漢記。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問輔。輔曰。蟻穴居知雨將至。是占雨也。而唐大詔令作沾雨。○皮日休秦繆公謚論注文。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不鄭伯蔡一作癸之田七十萬。按國語注百萬、百萬畝。七十萬、七十萬畝也。而文粹以百萬作方百里。七十萬作方七十里。○又與人誦之曰、佞之不佞。國語作佞之見佞而文粹作侯之不侯。○張說隴右監牧碑第賞堂邑之山林。按東方朔傳。堂邑侯尚大長公主。主謂武帝隔妾山林而集粹並作京邑。○又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此語見國語。跂作跛。聲作聲。而成字集粹作誠。國語作成。○禁原焚牧。禁原、見周禮。禁原蠶而集粹作焚原燎牧。○張九齡裴光庭碑。詳施恍簡稽之政。周禮大司馬施貢分職。簡稽鄉民。而集以施作征。○梁肅獨孤及行狀。惟四布然後迺劍。惟字疑。檀弓。司徒旅歸四布。注謂四方

之歸布而集作待賜布，及卒於常州，非待賜布乃斂也。○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二

事誤一

事有訛誤、當是正者。○如驕陽賦。孫武之失誚。梁君之射烏。桉文類聚引莊子、太平御覽引說苑。並載梁君欲射白鴈。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公孫龍止矢曰。昔先公時大旱。卜以人祠。公曰求雨以爲民也。言未卒大雨。今君以鴈殺人乎。今莊子無此文。而劉向新序載之。以龍爲襲以先公爲齊景公。非說苑也。據此孫武之失。當作孫龍止矢。烏當作鴈。○鴻賦。既隨軒於良史。桉後漢侯國爲日南太守。行惠澤有雙鴻隨軒。據此。良史當作良吏。○辭道衡臨渭源應詔詩。激浪還天河。當從初學記作象天河。三輔黃圖。渭水貫都。象天河。○李白西岳靈臺歌。身騎第一龍上天飛。當從集作騎二茅龍。初學記華山門載列仙傳。呼子先者。有仙人持二茅狗來。騎之迺龍也。〔續添〕○杜甫八哀詩。范雲顧其兒。當從集作范曄。宋書曄謀反誅。將死顧念其兒也。○李德裕與黠戛斯書。契徑路之刀。舉琉璃之酒。桉前漢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徑路、匈奴寶刀。金契金也。契、刻也。留犁、飲匕也。琉璃當作留犁。○于神文上隋高祖書。虎貔十萬之衆。桉隋書本傳云。席毗十萬之衆。席毗、尉遲迥將也。虎貔當作席毗。○韓翃爲田神玉母謝男神功裴賜錢表。周頠之親。奉子貴登崐射。異勤之母。不見生拜司徒時神功爲右僕射。薨贈司徒。與周顗爲僕射。母終秀尚在。則同而與馮勤爲司徒母年八十。則異周當作同。○李商隱爲李貽孫上李相公

啓。屢持寄字。信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常留意。按陳書。庾持好爲奇字。屢持寄字當從巢作庾持奇字。下對敬禮。迺丁寧字也。當作小文。見文選曹植書。○庾信五張寺經藏碑。度河餘獸。移關舊村。又曰。言從楊僕請謝劉琨琨宮作昆。用後漢劉昆虎度河事。○蘇頲陝州龍興寺碑。睠而泰娣郭奕之儔也。娣當作姊。用晉郭奕泰姊事。○楊炯楊去盈誌賈氏五虎五當作三。後漢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天下稱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補添）○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事誤二

前人用事。元自舛誤。而文苑有襲之者。○如樊晦階賦。憶趙妃之嬌妬。寫漢武之寵慾。昭陽特起。麗飾繁縟。砌卻貢金。階閨白玉。按漢成帝爲趙昭儀居昭陽舍。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則非漢武也。○又陳后長信獨遺弃捐。塵駁紫蘚。庭鋪綠錢。望金屋而魂絕。對玉階而愁連。按漢武帝陳后退處長門宮。卽非長信。而成帝班倢伃共養太后長信宮。作賦自傷曰。華殿塵兮玉階生。庭妾兮綠草。生賦中正指此事。則非陳后也。○又如長門怨詩。劉阜云。昭陽更漏不堪聞。耿緯（唐書作湋）云。聞道昭陽宴。楊衡云。望望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王貞白云。葉落長門靜。又云。昭陽歌舞伴。昭陽迺趙昭儀。則非陳后長門宮事也。○梁范靜妻沈氏昭君怨詩。早信丹青巧。重賂洛陽師。此指毛延壽也。（四京雜記。延壽長安杜陵人。）則非洛陽矣。○李頎鄭櫻桃歌。宮軍女騎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擧曳鹵簿新。此指石季龍也。鄭櫻桃迺季龍所寵優倡。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蒨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

帶五文織成韡游於戲馬觀則非織成花紅綸巾矣○常袞賀日當蝕不蝕表同道相遇（當作過）則聞昭子之對左傳梓愼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則非昭子（續添）皮日休相解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左傳夷吾弱不好弄則非重耳（續添）白居易祭烏江十五兄文冉求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名耕則非冉求○庾信侯莫陳道生誌臨晉橫船既擒趙將桉韓信臨晉陳船虜魏王豹其禽趙將洒扱幟事在虜豹後○此類恐作者之誤

事疑

事有可疑或兩存者○如史宏冰井賦盧陵之瑞空存三色之名桉異物志盧陵城中一井水二色半青半黃（宋永初山川記同）今作三色○李庾西都賦配前秦與後趙此言京尹也文粹又作前王似謂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但疑頗錯其文耳○侯喜秋燕辭巢賦漢落葉兮一作漢案戶兮（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大戴禮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一作疑是（續添）○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詩化雞仰季智剔雉推仲康季智仇覽字仲康魯恭字也化雞一作化鶉疑是化梟仇覽傳化我鳴梟哺所生○駱賓王疇昔篇五丁卓犖多奇力四士英靈富文藝此言蜀中也左思蜀都賦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曜若君平王褒華華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四士指此一作四皓恐非蓋此篇末句又云商山四翁也○崔元翰請復尊號第三表白武通曰伏羲正五始桉曰虎通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今諸本並作五始疑誤（此表又見柳文亦作五始）○杜牧請追尊號表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高宗之伐鬼

方三年迺克。尙書班史。稱德詠功。桉鬼方事見周易。既濟未濟二卦。今云尙書。疑誤。集本同或疑是逸書。劉彤論鹽鐵表。孝武爲政。廄馬三十萬匹。後宮數千萬。桉貢禹傳。孝武取好女數千人。以塡後宮。今云數千萬。疑非。○庾信謝趙王賚犀帶啓。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桉三國志杜畿傳注。童子謂畿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爲求代者。今作沈義。未詳。士燮迺董奉事。亦見三國志注。○是儀鬻書衣判。是儀無首。族變於勾吳。三國志。是儀本姓氏。孔融嘲儀氏字民無上。故改爲是。一本作爲首非。○盧思道爲北齊檄陳文。述吳明徹呂梁之敗。及司馬消難奔陳事。以史考之。明徹呂梁之敗。在周宣政元年。先一年周已滅齊。後二年消難方奔陳。又明年周禪隋。是爲開皇元年伐陳。今既題作北齊。又有我大齊語。疑皆當爲隋。○李嶠攀龍臺碑。蓄宏圖於綠鶴之鼎。綠鶴當作綠鶴。離騷曰。綠鶴飾玉。后帝具饗。后帝、殷湯也。伊尹緣烹鵠鳥之羹。脩飾玉鼎以事湯。湯以爲相。鵠鶴二字通用。說見鳥獸篇。○又龍額武肩。有合良之骨法。戴鈐懷斗。似高密之容狀。額當作顏。合當作含。帝王世紀。文王龍顏虎肩。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高密乃禹字。亦見世紀。○王勃梓州白鶴寺碑。鹽泉錦室。家稱三燭之毫。疑當作三蜀之豪。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又云三蜀之豪。○又廣州寶莊嚴寺碑。王堂之居池郡。但舉賢良。池疑當作汝。事見後漢王堂傳。一作王商。非。○楊炯隰川令李公誌。代恭王之子郢客爲後。桉漢代恭王子義嗣其父爲王。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代恭王子郢客。未詳。而集本又云。楚代恭王之子郢非客爲侯。尤不可曉。○庾信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誌。東都言識。司空爲武衞之官。武衞一作玄武。桉後漢王梁傳。赤伏符曰。

王梁圭衛。作玄武。玄武、水神名。司空、水土官也。○李商隱祭伏波廟文。公孫淵之刺客。淵集作弘。俱非。疑當作述。事見馬援傳。○又祭宣武王尙書文。鄙晉室之鬻練。練集作陳。俱非。疑當作練。葛也。事見干寶傳。○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人名一

凡用事有人名與他本異、不可輕改者。○如皇甫湜醉賦。劉靈作酒德頌。按文選酒德頌五臣注。臧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顏延之五君詠。劉靈善閉關。文中子。劉靈、古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字。○盧肇觀雙柘枝舞賦。燕趙慙妍。威嬙掩嫮。按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或迺改威作嬙。○裴度諸葛亮祠堂碑。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謂亮與崔州平徐庶友善也。庶字元直。而文粹以故作荊、○孫逖王敬從碑。昔萬石君建陵侯。皆以訥言敏行。稱爲長者。謂石奮衛綰也。而或以建陵侯作建慶。○權德輿容州刺史戴叔倫誌。西晉則有司農遽。遽字安丘。位至大司農。處士逵之弟也。而集以遽作逵。○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人名二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楊諫大蜡賦。嗤子夏之來觀。夏當作貢。禮記。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子曰。賜、非爾所知也。○劉闢如石投水賦。漢祖與兮昌言納。劉侯輔兮皇威震。劉當作留。文選運命論。張

良遭漢祖，如以石投水。○王起鄒子吹律賦，扣角於斯文。斯當作師，列子、鄭師文及秋而叩角，草木發榮。○錢起洞庭張樂賦，炎民之頌。民當作氏，莊子、黃帝張樂洞庭，有焱氏爲之頌。釋文，焱本亦作炎。○白行簡斬龍毀璧賦，朱萍焉能施其術。萍當作泙，莊子、朱泙漫學屠龍。○陳章艾人賦，類宋則之初來，宋當作宗，荊楚歲時記，宗則五月五日採艾。○陸龜蒙幽居賦，探郅範之智囊。郅疑作桓，魏志曹爽傳，桓範赴爽，司馬宣王曰，智囊往矣。〔續添〕○周存授衣賦，趙將軍授新衣而不遺。趙一作桓，是晉車騎將軍桓沖儉素，浴後妻送新衣，沖令持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王胄白馬詩，昆彌還謝力，昆樂府作虎，是左傳狄虎彌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包何秋苔詩，卻笑無公賦，臨危滑石開，無當作與，孫興公天台山賦，踐蓲苔之滑石。○沈炯勸進梁元帝表，楚人固執，燻丹穴以求君，藝文類聚同，句梁書南史作越人，是莊子，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梁湘東王薦顧協表，孔愉表韓伯之才，伯、梁書作繽，晉書隱逸韓績傳，孔愉薦之，徵以安車束帛。○盧寄諫陳寶應書，將軍躔非張繡，罪異盧諶，陳書、南史、通鑑、並作畢諶，按魏志曹操爲兗州，畢諶爲別駕，張邈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諶頓首、無二心，既出，遂亡歸，及呂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操曰，夫人孝於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以爲魯相，盧諶迺晉劉琨從事，段匹磾別駕，後往投段末波，仕於石氏，非有先叛後歸之罪也。○薛元超謚皇太子牋，晉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劉放，按晉書，明帝爲太子，溫嶠爲中庶子，阮放爲中舍人，劉放迺魏明帝時與孫資並用事者，非晉人也。○隋檄陳尚書江總文，劉叔納譙周

之計而獲存。按蜀後主劉禪用譙周策降魏。叔當疑作禪。○張叔政棄農判。秦陽之蓋一州。陽當作楊。漢貨殖傳。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蘇綰家僮視天判。王霸之精才。霸一作朔。是李廣傳。望氣王朔。○李德裕豪俠論。爰盎善劇孟。匿季布。季布、按漢書當作季心。○權德輿弘崇生策問。人疑張祿詞假葛襲。襲當從集作龔。事見後漢文苑傳注。○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晉則三楊藻綴。此用張氏事也。晉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屬綴。楊當作陽。○李華楊騎曹集序。昔許衡尉與徐荐穆友善。此言許善心之父與徐陵也。陵字孝穆。荐當作孝。〔續添〕○顧況廣異記序。嬴姬暴市。六日而蘇。姬一作諜。是事見左傳。○又湯之問旱以語怪。旱一作華。並非。當作革。見列子。○權德輿送南安裴中丞序。王彥威之教化。當從集作士威。彥三國志士燮字威彥。爲交阯太守。○楊炯恒州刺史王公碑。北臨洛汭。尚想元亮之墳。元亮當從集作元凱。元凱。杜預字也。其遺令兆域南觀伊洛。○張說鄭國夫人碑。周官禮儀。資稟宣父之學。父當從集作文。晉韋逞母宋氏號宣文君。得周官音義。○權德輿崔述誌。辱安平戴公之知。於公獲南宮之眷。戴公當從集作戴侯。文選潘岳懷舊賦。余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昏姻。謂東武伯楊肇以女妻岳。戴、其證也。述仲兄安平公實德輿之妻父。故有戴侯南宮之語。○此類覽者所宜詳也。○其有兩存或可疑者。○如呂溫古東周城銘。魯昭公二十二年。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晉女叔寬集作衛彪傒。蓋叔寬見左傳。彪傒見國語。其事詞並同。○羅隱辭令狐相公啓。上方於趙熹遭逢。按後漢趙岐字臺卿。爲曹操、孔融、舉辟。或是此人。又疑作壹。亦有羊陟貴逢稱薦事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三

人名三

人名有與史傳集本異。不可輕改者。○如張說裴行儉碑。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按唐宰相世系表。徽生黎。黎生苞。苞生軫。軫生嗣。嗣生天明。天明生雙虎。雙虎生惠秀。惠秀生嵩壽。嵩壽生伯鳳。伯鳳生定高。定高生仁基。仁基生行儉。乃十二代。自雙虎至行儉。乃六葉。集本脫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十一字。止云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六葉。非也。○常袞盧正己誌。公字子寬。本諱元裕。以聲協上之尊稱。優詔改錫正己。則元裕正己本一人也。而世系表乃以爲兄弟二人。○李華慶王府司馬徐府君碑。君諱堅。字某。名與宗人同。故以字稱。此徐有功之子也。而世系表與本傳並作愉。字堅。○張說節愍太子妃楊氏誌。高祖士達。天授中以孝明高后之父。追封鄭王。孝明高后。謂武后之妣楊氏也。而集以高后爲高氏。○韓愈董晉行狀。四子全道、全溪、全素、澥。集本或作全道、全溪、全素、全澥。按世系表及愈所作董溪墓誌。溪澥並無全字。蓋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也。○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人名四

其有訛舛、質於史傳、當是正者。○如新羅王德眞、織錦作太平詩。新羅王德眞、（即新羅王金眞平女也。平死無子。女乃嗣立爲王。）大破百濟之衆。其弟子泱敏以聞。按唐書本傳。王眞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善德死。妹眞德襲。十攻破百

濟。遣弟伊贊子春秋之子。法敏入朝。織錦爲頌以獻。據此。則德眞當作眞德。法敏乃眞德弟。伊贊子。春秋之子也。○李嶠賀破契丹表。逆賊孫萬榮。按唐書聖證元年。改契丹首領李盡忠爲盡滅。孫萬榮爲萬斬。陳子昂集中亦作萬斬。今契丹已破。賀表猶稱萬榮。非。〔續添〕○令狐楚爲鄭儋謝河東節度使表。本使李詵。奄從薨逝。詵一作悅。按舊唐書。李說貞元十六年十月卒。以鄭儋代之。詵當作說。又見韓文鄭儋碑。○侯莫陳悅檄陳蕭摩訶文。按悅以西魏永熙三年卒。後隋伐陳。乃以侯莫陳穎爲行軍總管。悅疑當作穎。○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李昌垔迺密親。李昌按北史當作孝昭。○沈約授蕭重俅左僕射詔。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俅。重俅一作惠休。是南史。惠休封建安縣子。徙吳興太守。徽爲右僕射。詔詞作左僕射。○權德輿自挹誌。自挹德輿之族祖。其先殷王戊丁之友。集本同。按世系表。權氏武丁之裔孫。戊丁之友。疑當作武丁之支。〔續添〕○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人名五

其有與史集異同、當並存者。○如盧思道北齊興亡論。僕射高正德。北史本傳作高德政。通鑑考異：北史作德正，今從北齊書、作德政。○朱敬則北齊高祖論。趙魏之豪有高虔邕、李元誠、盧文緯。本傳作乾邕、元忠誠、以諱作文偉。○蓋代之傑有薛狐延。本傳作孤延。○庾信拓跋儉碑。儉字慶明。周書、北史並云儉本名慶明。碑云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則碑爲是。〔續添〕○父斌。北史作緘。○又宇文顯誌。二史並作顯和。○司馬裔誌。祖龍北史作金龍。○柳遐誌。周書作霞。○崔湜元希聲碑。曾大父弘。大父恭。皇考孝節。世系

表。下云表。省文。以弘爲琳之兄。琳生義恭。義恭孝節。○張說馮君衡誌智戩、智玳、唐書作皆戴、智晟。○蘇頲韋抗碑。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贈秦州都督。謚曰貞。諱瑎。表作琨。○張九齡裴光庭碑。大父仁謚忠憲。大王父定仁。表作仁基。謚忠定。作定高。時明皇諱隆基。故避基字。而高字亦削去未詳。父行儉。謚獻。公自獻公第七子。表以爲長子。○又李仁贍誌。趙郡太守諱鳳昇。表作子雲。字鳳昇。○李邕劉知柔碑。祖朝散大夫、陳留縣長、玄邃。表作隋留縣長務本。○孫逖杜謚議義康碑。北齊膠州刺史保之孫。隋鷹門郡守伽之子。表以保作伽。伽作保。○四子。次曰惟志。新舊唐書並作承志。○李迥秀裴希惇誌。曾祖靜慮。表作澄。字靜慮。○父之隱。表以希惇爲之爽之子。之隱乃之爽之兄。○蕭昕張九皐碑。子十一人。曰楗、權、柷、桿。表作捷、擢、抗、捍。○韋述韋湊碑。父諱玄福。表作福字玄福。舊史止作玄。○穆員李抱眞誌。曾祖興。表作永達。○祖恪。表作懷恪。○蕭功曹誌。曾祖憬。表作文憬。又祖元祖。表作元禮。○常袞盧正己誌。父貞慶。表作貞松。○鄭餘慶賈耽碑。考琰之。表作元琰。○牛僧孺崔羣家廟碑。懷州公諱朝。字守忠。表作懿忠。○獨孤及韋氏誌。渭南縣主簿慙。表同。句集以慙作懿。○著作郎京偉儹之妹。集作著作郎。京兆從丞相。此五字誤疊。寫次行下文。韋儹之妹。表作著作郎、偉睦州刺史贊。又殤子韋八誌秘書省著作郎京兆偉之甥。偉集作韋儹。亦誤。○逍遙公生民部尚書建安公世恭。表作璩。字世恭。○建安生上大將軍宋州刺史仁。表作仁祚。仁祚乃仁基之子。仁基乃世恭之弟。○權德輿王定碑。隋司金邢孟洺、相等七州刺史明進。明進生同州河西縣令喜。集作隋司金上士洺相等七州刺史明。明生進。進生同州河西縣令喜。表作周司金上士明遠。生隋州都七職主簿壽。壽生河西令喆。○王光謙碑。隋揚州戶曹

參軍東。表作揚州司馬孝京。○韓愈烏公先廟碑。贈尚書諱承治。字基。新唐書作承玭。字重潤。有傳。○又如桂州破西原賊露布。睦州、武陽、珠蘭、金經、黃橙等一百餘洞。大賊帥僞號中越王廖殿、僞號桂南王莫淳、僞號拓南王相友、僞號南越王莫尋、僞號象郡王梁秦、僞號鎮南王羅成、僞號戎成王莫濤、僞號南海王羅品等。大賊帥武承裴、敬簡二人。面縛請罪。按唐書西原蠻傳。推武承斐、韋敬簡爲主。僭號中越王廖殿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城王。莫潯爲南海王。僞號既顛錯。而名亦間有異者。○此類並注於本文之下。

官爵一

凡官職封爵。有與史集異。不可輕改者。○如駱賓王寄東臺詳正學士詩。按唐百官志。儀鳳中。置詳正學士。而集以正作政。○劉禹錫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詩。按霞寓本傳。拜豐州刺史。後貶歸州刺史。不載澧州司馬。今詩云。一誤雲中級。南游湘水清。則似澧州也。○蘇頲授尹思貞御史大夫制。將作大匠。按唐制。隋煬帝改匠爲監。唐初復舊。天寶中再爲監。今思貞改命在開元初。猶爲大匠。或迺以匠爲監。○張說楊執一碑。司徒觀王雄之曾孫。司徒集作司空。按隋書觀王傳。贈司徒。○張九齡李仁贍誌。五代祖始豐懿公璨。始豐集作始封。按世系表。亦作始豐。○權德輿王崇術碑。一命臨武校尉。蘭州金城府別將。金城府集作金城縣。按唐地理志。蘭州有金城府。又有五泉縣。咸亨二年改名金城。天寶元年復舊。又有廣武縣。乾元二年更名金城。今云別將。則府爲是。○蘇頲命呂休璟等北伐制。神山府折衝。按唐志。神山府在

晉州。唐大詔令迺作神仙。○莫門積石等軍。建康軍使。唐志。莫門軍在洮州。建康軍在甘州。唐會要乃作莫門建庫。○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官爵二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魏謇拜相制。判戶部事。一作兵部侍郎。按新史謇本傳。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舊史云。判戶部事。而制詞亦云。貳于卿秩。掌我地征。末云依前判戶部事。並無兵部侍郎。當作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其後雖有石窌延卿之錫。亦無夫人之號。唐類表無延卿二字。按陳留風俗傳。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則延卿當作延鄉。○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行軍總管、杜國公士彥。杜國公按梁士彥傳。當作上杜國、邨國公。○王志愔應正論。任延爲武建太守。按後漢本傳。武建當從舊史作武威。○庾信齊王憲碑。都督益、甯、壽等二十四州。益、甯、壽當從周書本傳作益、甯、巴、瀘。○又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碑。此豆盧永恩也。當從本傳作贈少保。（碑中亦云贈少保。）○李嶠攀龍臺碑。進封膺國公。膺一作晉。此武士彠也。當從本傳作應國公。○次兄士逸封六安郡公。當從二唐書作安陸縣公。唐志。安州安陸郡安陸縣。無六安郡。（續添）○張說馮昭泰碑。起家左奉格。當從集作奉裕。唐志。唐置兵曹。改司使左右復曰千牛備身。龍朔二年。改千牛備身曰奉裕。○楊炯任晃誌。淮陽從事。術數知名。此用任氏事也。當從集作益州從事。後漢方術傳注。任文公巴郡人。爲州從事。以占術馳名。○白居易元稹誌。六代祖岩封武平公。集作昌平。當從文粹作平昌。見隋書

本傳。及唐世系表。○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官爵三

其或有疑當兩存者。○如崔湜赴襄陽詩。題云。授江州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檢湜傳同。今詩迺云。始佐廬陵郡。尋牧襄陽城。○李華衢州刺史廳壁記。武威公李僕射傑。武威一作武陵。按二唐書傑傳。並云武威縣子。○常袞謝贈官表。臣亡祖、故慶王文學楚珪。世系表作雍王文學。○李邕謝慰諭表。貶臣爲常州司戶。本傳作富州司戶。○洛州司戶崔日知。日知傳作洛州司馬。○沈約封左輿盛等制。輔國將軍參軍事左輿盛。直閤將軍劉山陽。齊書作前軍司馬左輿盛輔國將軍劉山陽。○又封李居壬等制。潮陽縣開國男胡松。齊書作沙陽縣。○又封授臨川等五王詔。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秀、安北將軍偉、安西將軍憺。梁書作輔國將軍秀、冠軍將軍偉、平西將軍憺。○庾信周大將軍崔說碑。祖辨中軍將軍。魏書、北史、並作安南將軍。○父楷。鎮北將軍、司空。魏、周二書及北史、並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丞縣水即段永。碑。斬西城中主。北史本傳作西中郎將。○蒙賞平昌縣開國子。傳作昌平縣。○豆盧公碑。改封龍支侯。龍支、枹罕郡屬縣也。周書作龍來。○蕭太誌。即蕭泰。避周太祖諱作太。轉太子中書舍人。周書作太子中舍人。南史作中書舍人。疑並歷二官。○楊炯宇文挺碑。曾祖顯和。後魏將軍。集作冠軍北史本傳作冠軍將軍。碑與集疑省文。○崔湜元希聲碑。鄖國公武攸望。唐書攸望封葉國公。攸宜封息國公。○穆員李抱眞誌。高祖修仁。啓封申國公。世系表作鄀國公。○路巖渾侃碑。迴貴拜豹韜大將軍。元慶右玉鈐將軍。靈丘伯。太壽。太子僕。表作迴貴豹

韜大將軍靈丘伯元慶鎮國大將軍太壽太僕丞○楊炯崔獻行狀祖弘壽隋獲嘉縣開國侯父萬善皇朝左監門將軍持節隆州諸軍事守隆州刺史表作弘壽左監門將軍獲嘉男萬善閬州刺史○顧況韓滉行狀父休太子少師贈司空權德輿韓滉行狀父休太子少保贈司徒二唐書作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又如楊炯後周青州刺史齊貞公宇文彪碑內云華州刺史封青州齊國公而題云青州刺史○柳冕青帥乞朝覲表內有瘴癘之語唐書冕傳爲福建觀察使而題云青帥〔續添〕○凡此者皆未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四

郡縣一

地名附

凡郡縣名及地名有不可以他本而輕改者。○如楊炯渾天賦。太平太蒙。爾雅。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即蒙汜也。）太平之人仁。太蒙之人信。而文粹以太蒙作太象。（又任晁誌。太蒙之信。太平之仁。集亦作太象。）○吳融沃焦山賦。歸塘之積。或疑當從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然初學記所引列子。迺作歸塘。○唐太宗望中南山詩。或疑此詩編在終南山門。中當作終。然詩秦風終南注。終南山即周之中南山也。潘岳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李商隱爲濮陽公陳情表。貪泉浈水。按漢武帝紀。下浈水。浈水出浈陽縣。今屬英州。改作眞陽。而集本以浈作須。○庾信宇文常碑。羅州刺史。又鄭常誌。（即宇文常也。宇文蓋賜姓。）遷州刺史。按隋地理志。西魏時於竹山縣置羅州。宇文後周於房陵郡置遷州。隋并號房州。碑誌蓋互言也。○又如隨隋二字。通鑑初書楊忠爲隨公。楊堅爲隨王。文帝方省文爲隋。○牂牁郡。漢書雖作牂柯。而後漢、隋書、文選、並作牂牁。皆船杙也。集韻通用。唐人多用此二字。（下或從牛。）○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郡縣二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土風賦。堯作平陽。一作成陽。詳此賦序云。睢陽古之大郡。賦內又云。豈若睢渙。城臨氏房昔者。舜漁雷澤。堯作成陽。天乙都亳。沛公潛梁。皆言宋地也。前漢地理志。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成陽在定陶。有堯冢。迺宋地。堯都平陽。在河東郡。爲晉地。據此當作成陽。○楊炯庭菊賦。碧鄉貴族。碧或作邕。詳此賦序云。庶子裴公。左庶子薛公。賦內又云。碧鄉貴族。薛縣名。乃指裴與薛也。碧當作鼛。步回反。河東聞喜縣有碧鄉。訛作邕耳。○張說諫則天幸三陽宮表。郜城褊小。集本同。舊史作告成。按唐志。河南府陽城縣。萬歲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曰告成。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復爲告成。登封縣本嵩陽。貞觀中省入陽城。有三陽宮。據此當作告成。○柳宗元唐貞符解。滌訟于北。集粹唐書、並作濮鈇。按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據此則當作濮鈇。○庾信周崔說碑。天和中、三州北史作能和忠三州。當從周書作熊和中三州。按隋志。後周時宏陽曰熊州。陸渾曰和州。新安置中州。皆在河南郡。○又贈鄜延丹綏恒五州刺史。北史作鄜鄘。恐是延等五州。當從周書作敷延丹綏長五州。按隋志。上郡西魏爲敷州。大業二年改爲鄜城郡。內部縣舊置敷州。大業初州廢。弘化郡歸德縣。西魏置恒州。後周廢。北地郡三水縣。西魏置恒州。尋廢。朔方郡長澤縣。後魏置長州。大業三年州廢。綏州在雕陰郡。延州在延安郡。丹州在延安郡之義川縣。並西魏置。至隋或改或廢。則是後周未始有鄜恒二州也。○周兗州刺史宇文常碑。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題止云兗州。當作南兗州。在譙郡。兗州迺魯郡也。○鄭常誌。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徐州當作東徐州。在下邳郡。徐州乃彭城郡也。○吳明徹誌。兗州入兗

州當作南兗州。在江都郡。又非譙郡之南兗州。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陳復曰南兗。有六合縣。舊置秦郡。南史明徹秦郡人也。卽此郡。○鄭薰仇士良碑。士良洪農輿寧人也。桉唐書士良傳。循州輿寧人。循州迺海豐郡。洪農當作海豐。○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郡縣三

其或有疑當兩存者。○如鄭璘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既云華陽輿壤。黑水上游。提封遠振於三川。列郡豈惟於千里。又云可權知河陽節度。題云山南制迺河陽。其詞又有華陽黑水三川之句。河陽在孟州、漢川、洋川、通川。在山南西道。或以爲三川。皆所未詳。○賢良第五道策問。化被杜州。創基刑馬。刑馬一作熊耳。吳師道對策云。大皇首出。瞰杜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以開都。俯刑馬一作符熊耳。桉遁甲開山圖。天皇在杜州崑崙山下。地皇輿於熊耳山。又榮氏曰。人皇生於刑馬山。對策旣指地皇。故並存之。○李華衢州刺史壁記。婺州分置衢州。領六縣。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桉唐志。衢州六縣。析玉山、常山兩縣置。信州止四縣。今但云玉山、疑脫常山二字。又疑須江南鄉或爲常山地。當考。(續添)○白居易溧水令白府君誌。歷泗州虹縣令。泗集作宿。桉唐志。元和四年。始析泗州之虹置宿州。大和三年廢。七年復置。時白府君卒於大和八年。未審何時歷虹令也。(續添)○楊炯王義童碑。縣州萬安縣令。縣一作錦。桉唐志。錦州常豐縣、縣州羅江縣、並初名萬安。至天寶元年。並改今名。○蘇頲褚無量碑。十一代祖、盛。後漢海鹽長。子孫因居。遂爲吳郡海鹽人。二唐書作杭州鹽官人。碑又云。五代祖陽嗣錢塘侯。又

云。歸祔於錢塘臨平山之舊域。則似爲杭人也。碑云海鹽。豈本其舊而言之乎。○此類並注。或存一作。

年月一

凡年月與他本異。不可輕改者。○如歐陽詹迴鸞賦。癸亥之歲。作幸于西。詳上文云。承八聖之重光。則德宗也。德宗建中四年歲在癸亥。有奉天之幸。而一本迺作癸丑。癸丑爲代宗大曆八年。無西幸事。且非承八聖也。○張仁亶賀中宗登極表。今月一日牒至。皇帝去月二十五日、光臨寶極。按二唐書、神龍元年正月丙午。（即二十五日。）中宗即位。時仁亶在洛州。所上表作去月爲是。而唐類表迺作五月。失之遠矣。○劉子玄昭成皇太后册文。開元四年秋八月甲辰朔。考通鑑目錄。八月爲是。而唐大詔令迺作七月。○權德輿奏孝子劉敦儒狀。貞元二十年。留守韋夏卿奏聞。臣至洛都。今又十年。考唐書德輿以元和八年罷相。後爲東都留守。自貞元二十年至元和八年。恰十年。而集本乃作貞元二年。○呂才五行祿命葬書論奏秋魯桓公六年九月。又云建申之月。周以子爲建正。九月即七月建申也。而二唐書改作七月。蓋從夏正。則非春秋本文矣。○元稹白氏長慶集敍。長慶四年。樂天手自排纘。成五十卷。予以爲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集作明年秋當改元。按長慶四年。穆宗崩。敬宗即位。明年改元。即正月也。按制詔內寶歷赦書。長慶五年正月七日改寶歷元年。安得謂之秋乎。○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年月二

其或訛舛、當是正者。○如呂温由鹿賦。貞元丁卯歲。集作己卯。按丁卯乃貞元三年。己卯則貞元十五年。

溫以貞元末擢第。則己卯爲是。○新羅王德眞、（本傳作眞德。）織錦作太平詩。永徽五年。德眞大破百濟之衆。按本傳。武德四年。新羅王眞平遣使者入朝。貞觀五年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二十一年。善德死。妹眞德立。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織錦爲頌以獻。五年死。據此則永徽五年當作元年。○沈炯勸進梁元帝表。衆軍以今月戊午總集建康。考其月日。當從梁書作戊子。○陳貞節明堂議。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考漢本紀。當從唐會要作中元元年。○張九齡東封赦書。唐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立功官人。按唐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玄宗定內亂。睿宗改元景雲。今避玄宗諱隆。云唐元是矣。復云六年六月。則非。○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謹按高祖大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從文粹作高宗天皇大帝。按會要。高宗龍朔二年。修大明宮。改名蓬萊。是年壬戌至太和四年庚戌。元輿作記時。已二百二十九年。若作高祖。則年代愈遠矣。○崔融則天哀册文。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二月己巳朔。二十六日甲午。文粹作十一月二日。會要作十二月二十六日。大詔令作十一月己巳朔。二十六日甲午。二唐書、通鑑、並作十一月壬寅。按通鑑目錄。是年十一月丁丑朔。壬寅卽二十六日。則諸本誤矣。○常袞貞懿皇后哀册文。大歷十年歲次辛卯十月辛酉朔。七日丁卯。貴妃獨孤氏薨。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癸酉。册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坐于莊陵。七日丁卯。舊史本傳及文粹。並作六日景寅。又云十三年十月癸酉。其月二十五日丁酉。以月日考之。十月癸酉爲是。大詔令作六月十七日癸酉。又云其年十月癸酉朔。則失之遠矣。○獨孤及獨孤公靈表。至德二年歲次癸酉。又云明年歲在甲戌。集本並同。考通鑑目錄。當作歲次丁酉。明年歲在

戊戌。○陳子昂陳政誌。是歲龍集癸巳。有周天授三年。集作二年。按唐書天授三年四月改元長壽。是歲壬辰長壽二年迺是癸巳。癸巳非天授二年三年。○張說爲人祭弟文。景龍二年。歲次庚戌正月癸丑朔五日丁巳。集作景龍三年。按通鑑目錄。景龍四年。歲在庚戌七月改元景雲。則庚戌非景龍二年三年。○又庚戌年正月壬子朔。亦非癸丑也。○白居易祭崔常侍文。太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景子朔。七日壬申。集作丙午朔七日壬子。按通鑑目錄。當作景子朔。七日壬午。○杜牧黃州祭百神文。月維孟夏。日維辛巳。集本同。詳上文。云四月大赦。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淮赦。得祭百神。則孟夏當作季夏。（續添）○溫彥博突厥議。貞觀十三年。頡利初敗。來降者衆。當從唐書通鑑貞觀政要。作貞觀四年。○此類覽者所宜詳也。（又如李邕泗州普光王寺碑。僧伽和尚。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棄代。景仁傳燈錄。作景龍三年三月三日。○顧況唐陵大雲寺碑。周紀。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聖人生於西方。穆王三十三年壬申。聖人滅於西方。傳燈錄作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以張氏歷世紀年考之。則甲寅王申。並作壬子。未審孰是。）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五

年月三

其有他本元誤。文苑因而襲之者。○如杜佑省官議。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按晉武帝以乙酉歲受魏禪。年號太始。凡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元太康。元年始滅吳。而荀勗傳所載議省州半吏在咸寧之後。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通典作晉太元六年。且有吳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迺東晉孝武年號。非晉初之武帝。佑不應爾。疑雕印時誤指太始爲太元。且又不及咸寧。而新唐書作佑傳。本傳同。亦襲其誤耳。○鄭薰移顏魯公詩記。魯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詩一首。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按魯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歷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州刺史。己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考之。是歲八月次上元縣。迺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實爲鄰邑。今皆隸昇州。當時溧水則隸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在六年。或是此時與記合。然謂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溧水。薰、唐人。不應謬誤如此。

年月四

其有與史全異、所當考者。○如劉洎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一作請太子尊賢重道書。）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內助。防微愼遠之慮。固非羣下所測。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未延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恐招物議。將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此段貞觀政要、唐會要、新舊唐書、通鑑、並無。唯文苑有之。會要云。武德九年。立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十三年。黃門侍郎劉洎上疏云云。上遂勑洎令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政要云。貞觀十八年。大帝初立爲皇太子。尙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云云。太宗迺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按太子承乾以貞觀十七年廢。遂立晉王爲太子。二唐書、通鑑、皆載洎書於立晉王爲太子之後。今云監撫二周。則與政要所書貞觀十八年相近。而會要所載武德九年。及至貞觀十三年。則相遠矣。（若以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子監國、至十三年亦與二周相遠。）又洎書云。古之太子。問安而退。異宮而處。今太子一侍天閽。動移旬朔。此以諫太子居寢殿之側也。新史高宗紀云。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迺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則與政要合。會要以爲承乾。恐非。○于邵爲楊炎請尅皇太子第二表。高祖義寧二年五月卽位。六月立建成爲皇太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十月立中山王爲皇太子。高宗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卽位。七月立陳王爲皇太子。按二唐書及會要。高宗永徽三年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非貞觀二十三年也。然詳此表上下文意。皆謂祖宗卽位之年。便立太子。故云

六月卽位。七月立皇太子于邵爲楊炎作表。去高宗未遠。不應與唐書會要牴牾如此。

名氏一

凡選人名氏。或有以甲爲乙。當以文苑爲正者。○如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閒氣集、又玄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蕭宗時編閒氣集。載誦詩止此一首。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近卞圜注杜詩。亦載此篇。雖云或以爲杜誦作。然不明辨也。○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二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公云。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係逢第三表。而柳集又自別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柳集作難除。非。）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李吉甫郴州刺史謝上表。亦載柳集。以郴作柳。按新史吉甫傳。故郴移饒。舊史乃以郴作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訖。考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羅袞後二銘。其一櫛銘人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文粹以此爲盧仝作。云。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分有心兮。胡不如是。考玉川集梳銘云。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詞雖小異。然爲櫛銘一也。今詳文苑所載袞二銘。枕銘、杖銘、幷序。復載後二銘。櫛銘、門銘、幷序。其序云。前惟王者之義。無所不正。或得賢以反國。既作枕杖二銘以風。復念時人歉於自修。卒違善及禍。或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

櫛、銘諸門、以勸。以序觀之。則四銘皆衰所作甚明。文粹既載衰前二銘。迺以盧仝門銘列於衰所作枕杖二銘之前。又以仝櫛銘列於枕杖二銘之後。已自可疑。或者玉川亦有此作。其詞偶同乎。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亦與姚鉉同。殆未見文苑故邪。

名氏二

其有舛誤、當是正者。○如梁武帝白紵歌二首。其一、朱絲玉筋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其二、朱光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宛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二篇文苑其作一首。而郭氏茂倩樂府析而爲二。其二題作沈約夏白紵歌。又自別有武帝一首。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秋風何凜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朝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皎皎流素光。披衣臨前庭。嗷嗷晨鴈翔。按文選及初學記。並作晉左思雜詩。而初學記自別有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猿吟。○蘇味道正月十五夜詩二首。其一、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其二、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按藝文類聚、初學記、歲時雜詠並以第二篇爲崔液夜遊詩。以上三詩類聚、初學記、樂府所載。與前詩相聯。恐當時誤編耳。○高適行路難二首。其一、君不見門前柳。榮耀暫時蕭索久。君不見路上花。狂風吹去落誰家。誰家思婦見之嘆。蓬首不梳心歷亂。盛年夫壻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其

二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長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或如此。卻笑傍人獨愁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郭氏樂府以前篇爲賀蘭進明作。以後篇爲適第一篇。而適自別有第二篇。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玉莫棄捐。安知顛頡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適集與樂府同。則前篇爲進明作明矣。○劉長卿宮子怨詩。垂柳覆金堤。蘼蕪葉正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宮子。風月守空閨。恒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此篇長卿集不載。而郭氏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並以爲薛道衡昔昔鹽。按隋書、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趙嘏有廣道衡詩二十首。每一句作一篇。卽用前詩句也。文苑殆因韋穀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而誤邪。洪氏云。玄怪錄載。蘧蒢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嶽廟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黃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續添）○韋元甫木蘭歌。按劉氏、次莊郭氏樂府。並云古詞。無姓名。郭氏又曰。古今樂錄云。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則非元甫作也。○司空圖馮燕歌。按麗情集乃沈亞之作。其歌云。爲感詞人沈下賢。長歌更與分明說。下賢、亞之字也。嘗作馮燕傳。併作此歌。而司空圖集無之。則非圖作

也。○賈島卻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詩。載長卿集中。長卿嘗貶南巴尉。而島集無之。則非島作也。○又如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六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迺作常袞。按唐德宗與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年。百官請復舊。卽此六表是也。（舊史載貞元五年六年。百官請復徽號。正指此事。）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況又總目明言取之類表乎。本卷乃誤作常袞。袞於建中初卒。至是已十年矣。又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時其父以事貶相。賀參和貶。）八年。始貢京師。其誤可知。○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爲李邕。按邕天寶初卒。而此六表迺在代宗、德宗、憲宗時。況文苑於五百五十九卷有重出一表、題云李吉甫乎。又第二表末云謹遣當州軍事、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並續添）○中書門下賀赦表。類表以爲令狐楚作。而文苑以爲獨孤及。按此表載憲宗尊號。乃元和中也。及以代宗大歷十二年卒。決非及所作明矣。（及集無此。）○乞朝覲表。類表以爲柳冕作。而文苑以爲李俛。按唐書柳冕傳。亦載此表。決非俛所作也。○讓吏部侍郎表。見唐書邵悅本傳。而文苑作張說。亦非也。○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載柳宗元集。云代裴中丞作。按元和十一年。裴行立爲桂帥。請發兵誅黃少卿。時宗元在柳州。代裴中丞論黃賊事表、狀、牒、凡六篇。內一首卽此狀也。文苑迺以爲令狐楚作。楚時爲中書舍人。恐非。○石橋銘二首。並載張說集。乃玄宗同玉眞公主過大哥山池作。而說奉和。文苑迺並以爲張說作。首篇當作玄宗。次篇當云張說奉和。○顧況棄婦詞。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

高適見人臂蒼鷹詩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今並載李白集葉婦詞比顧又詳蒼鷹題作觀放白鷹恐非文苑止作詠鷹〔續添〕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六

名氏三

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暢當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詩。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司空曙杜鵑行。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今並載杜甫集。○昇天行二首蠻文類聚、郭氏樂府並作曹植。而文苑以爲劉孝威。○愛妾換馬見張祜集。樂府亦作張祜。而文苑以爲陳標。省試詩見唐宋類詩者。名氏有異同。○孔熙先爲彭城王檄征鎮文。宋書范曄傳以爲熙先令弟休先作。○杜弼爲東魏檄梁文。通鑑同。類聚以爲魏收作。○周書皇后傳論。八柱國論。文苑題作魏徵。而周書迺令狐德棻撰。○陳留郡文宣王廟碑。文苑總目既題作獨孤及。而兩卷重出。八百十四卷。八百四十六卷。並作陳兼。按此篇載獨孤及集中。梁肅作集後敍云。述聖德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肅出及門。必不誤書。然碑末迺云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豈及命兼代作。或及自作。以兼爲名乎。○又文武百僚謝示開府魚朝恩以所造周易鏡圖表、田神玉謝端午物表二篇。並以爲張說作。按朝恩迺代宗時。神玉大歷中爲節度使。張說於開元十八年已卒。疑當作邵說。文苑多有以邵誤爲張說者。○爲李懷光讓起復表二首。題作獨孤及。按及神道碑。以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而舊史載懷光大歷十二年以母憂去職。明年方起復。決非及所作。而本集亦無之。疑文苑所編誤蒙前表名氏。前表爲李給事。讓起復七首。乃獨孤及也。○元稹論裴延齡表二首。按表論延齡譖陸贄事。又云。職忝諫司。然贄以

貞元十年貶。稹於元和元年除拾遺。相去十一年。而稹集亦無之。○白居易諫不用姦臣表。按表言元稹尚居台司。裴度爲東都留守事。又云職當諫列。然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亦不在諫列。而本集亦無之。○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及爲僧辯荅貞陽侯書三首。並題徐陵作。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僧辯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荅書。又曰陵作。恐非也。○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題目一

凡題目有訛舛、當是正者。○如張說三月三日承恩讌樂遊園詩。三日集作二十日。其詩云。旬宴美成功。則非三日矣。今迺題作三日。編入上巳門。○李白秋夜燭坐懷古。集作懷故山。詩意甚明。今迺題作懷古。編入懷古門。○李益宮苑花。集作宮怨。詩云。露溼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今迺題作宮苑花。編入雜花門。○顏師古太宗廟樂舞名議。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制定奏聞。於是師古立議。與後篇許敬宗定宗廟樂議。實一事也。豈有貞觀中而預議太宗廟樂舞名乎。當題作定宗廟樂舞名議。○蘇頲唐中宗謚議冊文、唐大詔令文粹並作謚冊文。或謂此篇有臣等上議之語。而首末迺類謚冊。故題目兼云謚議冊文。殆一時變禮。然謚議謚冊。文苑自分兩門。此爲可疑耳。○柳宗元左常侍柳渾謚議。按宗元迺渾姪孫。作渾行狀。（行狀載九百七十七卷。）仍作此上考功狀。下太常博士裴寬。因謚曰貞。本集並載其事。而寬議不錄。今迺編在

證議中。

題目二

又有題目是、而文則非者。○如杜甫病馬詩二首。其一、致此自僻遠。乃蕃劍詩。其二、乘汝亦已久。則病馬詩也。○李嘉祐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詩二首。其一、沴氣清金虎。乃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詩。已入二百七十一卷送行門中。其二、野寺江城近。則游鶴林寺詩也。○吳均雪詩。雪逐春風來。過集巫山野。瀾漫雖可愛。飜揚詎堪把。問君何所思。思昔同心者。坐須風雪霽。相期洛城下。此篇與類聚同。而一百五十六卷重出。迺作雲詩。以雪逐爲雲逐。風雪爲風雲。誤矣。按類聚自有吳均雲詩二首。其一、飄飄上碧虛。藹藹隱青林。芬氳如有意。縈鬱詎無心。其二、白雲蒼梧來。過拂章華臺。逢河散復卷。經風合且開。○張籍送邊使安西將。各是一詩。二百九十七卷既有送邊使詩。而三百卷安西將又以送邊使詩充之。○溫庭筠重題端正樹望苑驛。各是一詩。二百九十八卷既有望苑驛詩。而三百二十六卷重題端正樹、又以望苑驛詩充之。今各用集本釐正。○馬周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迺是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宗廟襲封樂工等疏。○杜佑尚書官議。乃是僕射議。今以新舊史增入馬周疏。以通典增入杜佑議。

門類

凡門類混淆。當是正者。○如梁簡文帝琴臺詩、周明帝過舊宮詩。並在應制門。二詩既非應制。又無和篇。（凡應制者。或首列一節。餘奉和。）況琴臺詩又已編入三百十三卷臺門乎。○崔國輔長信宮一首。王昌齡二首。元在長門

怨中。長門迺陳后。長信迺班婕妤。今移入長信宮門。○費昶發白馬詩。元在樂府白馬類。按白馬迺津名。故加發字。與前白馬不同。今移附於末。○李尚書讓兼左僕射張說讓中書侍郎嚴大夫武謝黃門侍郎。三表皆在宰相門。按唐僕射雖爲尚書省長官。號爲宰相。而李尚書迺在外檢校官。（制書云。除臣檢校某官。）說以容宗卽位爲中書侍郎。景雲二年。方同平章事。則中書侍郎未便爲宰相門下侍郎。（黃門東壁鸞臺同。）掌貳侍中之職。帶平章事者爲宰相。如褚遂良、崔日用、皆爲黃門侍郎。或參綜朝政。或參知機務。迺宰相之任。今嚴武爲黃門侍郎。初未嘗爲宰相也。○蘇安恒請復子正位疏、又請則天復位疏。並是請武后復政太子。第一篇內因及封諸孫事。遂立爲封建門。誤矣。當改爲復辟。（第一篇又重出在勸進門。亦誤。）○皇甫湜顧況集序。集作顧況詩集序。文苑元分文集序詩集序。今編入文集門。當在詩集中。○柳宗元送徐從事北遊序。此非遊宴也。迺編入遊宴門。當在送別中。（與七百三十二卷送辛殆庶遊南鄭序一類。）○又墓誌有宰相門。職官門。太子少師崔公、宰相崔圓之父。終河東判官。贈太子少師。迺入宰相門。○相國李抱眞、宰相周墀。迺入職官門。○獨孤及殤子韋八誌。男子也。迺入婦人門。○李商隱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親族也。迺入交舊門。○文章門而有非文章者。呂溫代辛將軍與普閭劉尚書代呂侍郎與徐州張尚書二書是也。○邊防門而有非邊防者。王勃與契苾將軍。駱賓王與程將軍二書是也。○遷譴門而有非遷譴者。韓愈上李實尚書。白居易上陳給事。杜牧。劉蛻投知己。辭逢上崔鹽鐵等書是也。

脫文一

凡有脫文見於他本者。○如梁簡文帝初秋詩。羽翼晨猶動。珠汗晝恒揮。秋風忽嫋嫋。向夕引涼歸。卷幌通河色。開窗望月輝。晚花櫚下照。疎螢簟上飛。直置猶如此。何況送將歸。浮陰卽染浪。清氣始乘衣。文苑與初學記無末二句。而類聚有之。集本又以此二句在輝字韻上。恐是○劉孝綽對雪詠懷詩。桂華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詎比咸池曲。飄颻十里飛。恥均班女扇。羞儷曹人衣。浮光亂紛壁。積照朗彤闈。鵲鴿搖羽至。鶺鴒拂翅歸。相彼猶曰得。嗟予獨有違。終朝守玉署。方夜勞石扉。未能奏絺綺。何由辨國闈。坐銷風露質。遊聯珠璧暉。偶懷笨車是。良知高蓋非。寄言謝端木。無爲陳巧機。文苑與初學記止有前八句。而集本題作校書祕書省對雪詠懷。有全篇如上。○何遜早朝詩。詰旦鍾聲罷。隱隱禁門通。遽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肯徒紛絡繹。騶御或西東。暫喧耳目外。還保性靈中。方厭一作驗。遊朝市。此說不爲空。文苑與類聚止有前八句。而集本題作早朝車中聽望。有全篇如上。○蕭子顯日出東南隅、王褒燕歌行。類聚與文苑並略。而郭氏樂府有全篇。日出東南隅曰。大明上迢迢。陽城射凌霄。光照窗中婦。絕世同阿嬌。明鏡盤龍刻。簪羽鳳凰雕。文苑、類聚無此二句。逶迤梁家髻。冉弱楚宮腰。輕紈雜重錦。薄穀間飛綃。三六前年暮。四五今年朝。無此四句。蠶園拾芳繭。桑陌採柔條。出入東城裏。上下洛西橋。無此二句。路逢車馬客。飛蓋動襜軺。貿衣鼠毛織。寶劍羊角銷。大夫疲應對。御者輟銜鑣。柱閒徒脈脈。垣上幾翹翹。無此二句。女本西家宿。君自上宮要。漢馬三萬匹。夫壻仕嫖姚。鞶囊虎頭綬。左珥鼻盧貂。橫吹龍鍾管。奏鼓象牙簫。無此四句。十五張內侍。十八賈登朝。皆笑顏郎老。盡訝董公超。無此二句。○燕歌行曰。初春麗景鶯欲嬌。桃花流

水遶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覆地數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無此二句。）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長安月。唯有漠北薊城雲。淮南鏡桂（一作軍。）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軍行（一作行。）屢築營。陽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卻陣。沙中雪淺詎停兵。（無此六句。）屬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曲。猶勝胡笳邊地聲。笳聲向暮使人泣。還使（一作長。）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上句一作桃抽。覆地春花舒。）試爲來看上林鴈。應必（一作。）有遙寄隴頭書。○沈約酧謝宣城詩。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云云共十韻。見文選。而文苑止從類聚載上七韻。無下三韻。蓋類聚、初學記。並是節文。而文苑止以二書編之耳。○顧況短歌行。（文粹作悲歌。）三首。邊城路。今人犂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青漢。（以上文苑無。）我欲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無橋。我欲上山山路險。我欲汲井井泉遙。越人翠被今何夕。獨立沙邊江草碧。紫燕西飛欲寄書。白雲何處逢來客。（其一。）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淥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其二。文苑無此四句。）軒轅黃帝初得仙。鼎湖一去三千年。周流三十六洞天。洞中日月星辰聯。騎龍駕景遊八極。軒轅弓劍無人識。東海青童寄消息。（其三。無上四句。）今以文粹添入。（郭氏樂府父作六首。內三首與文苑元本同。）○聒夷中送友人歸江南詩。皇州五更鼓。月落西南維。此時有行客。別我孤舟歸。上國身無主。下第誠可悲。天風動高柯。不振短木枝。歸路無愁腸。省家無愁眉。春日隋河路。楊柳飄飄吹。文苑止

收前六句今以集本增入〇宋之問幸未央宮應制詩春發幔城中集作春發幔城東仍有四句登高省時物懷古感宸聰鍾遲長樂處臺識未央中文苑以東作中遂脫四句〇吳邁遠飛來雙白鶴詩千里猶寸移樂府作千里猶待君仍有四句樂哉新相知悲來生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文苑止作一句遂脫二十字今各增入〔續添〕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七

脫文二

又如徐陵册陳王九錫文。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右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元帥。選是親賢。姦宄塗窮。灌然冰泮。自豈止至塗窮二十七字。見陳書而文苑從南史止云勢窮力蹙四字。○沈炯勸進梁元帝表。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南史作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南史作文）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盼則版泉自蕩。七十六字。見梁書南史。而文苑止作陛下孝實動天。忠爲令緒。加以二字。威窮（闕）則版泉自蕩。○上官儀賀涼州瑞石表。伏見涼州都督李襲譽表昌松瑞石。合百一十字。其文曰。高皇海出多子。李久王八千年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樂太國子。尚注謂獎文。仁通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王、鳳尾才子。天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廷。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爲善。桉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鳳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詞既異同。而文苑脫十一字。新史云。樂太國主。指安樂太平公主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指武后。則十

字當增入。然與百一十字數皆不合。○許敬宗賀朔旦冬至表。伏見宣義郎李淳風表稱。竊見古歷。分日起於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用乖天正。校唐會要有此表云。故太史令傅仁均欲尊異張曹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脫二十一字。當增入。○隋文帝求賢詔。見隋書仁壽三年。凡五百餘字。文苑止載庶政爲懷以下百餘字。○權德輿歲星居心贊。文苑與集同。而文粹所載多百餘字。○元稹賢良策。文苑文粹文類止云設三式以任人。而集本作四式。文載本篇。○許簫珪禪師影堂記。自結廬而下。多脫略三不能。止有二不能。今以傳燈錄增入。○彭城王檄征鎮文。周太祖檄高歡文。脫略亦多。今以宋書范曄傳及周書北史增入。

脫文三

其有他本節略、而文苑有全篇者。○如劉孝威望雨詩。瓊綃挂繡幕。象簟列華牀。侍童拂羽扇。廚人奉濫漿。（內則有漿有濫。注、濫、涼也。）類聚、初學記並無此四句。○王胄奉和悲秋應令詩。秋天擬文學。秋水擅莊騷。草溼兼霞露。波卷洞庭風。使坐飜桑葉。長坂歇蘭叢。簷喧猶有燕。陂靜未來鴻。蟬噪聞疑斷。池清映似空。劉安悲落木。曹植歎征蓬。重明豈凝滯。無累在淵沖。隨時四序合。應物五情同。發言形惻隱。審作挺神功。下材均朽木。何以慕雕蟲。此篇前五韻初學記作蕭慤秋日詩。文苑一百七十八卷亦載。云庾信作。而一百七十九卷乃十韻。其題王胄作。觀其詞意。只是一篇。當以十韻爲正。○宋之問送杜審言詩。臥病人事絕。聞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孫楚。維舟弔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集本同。近洪氏（邁）

絕句詩選入、止收前二韻。○駱賓王帝京篇。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集本無此四句。○張說開元大衍歷序。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歷三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歷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草一卷。凡五十二卷。按唐會要云。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草一卷。凡五十二卷。唐藝文志云。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歷立成十二卷。歷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心機算術括一卷。二書雖與文苑小異。而其卷具存。唯集本文粹脫長歷三卷。至天竺九。凡十七字。九執迺歷名。出西域也。○李德林天命論。隋書本傳。於內節去。自流於戶外至入司文武五百六十五字。（續添）○劉洎請太子尊賢重道書。諸本於內節去竊以良娣之選至重內而輕外也一段。（說已見年月篇。）○魏徵明堂議。自五帝至誠感自中九十四字。何者至罔知一百五字。顏師古議。自聖上至僉議一百五十四字。舊唐書、會要、文粹、並節去。（並續添）此類皆當從文苑。

脫文四

其有元本脫逸而文苑因而襲之者。○如徐彥伯題李適碑陰詩敍云。人三章。章八句。合一十五章。據此當有五人名氏。其詩每名三章。今止有徐詩二章。○嚴峻（字挺之。以字行。）諫安福門酺樂表。與舊史所載同。但三不可。舊史作四不可。四不可作五不可。既有五不可。卻無三不可一段。而新史亦以爲陳五不可。疑脫一段。○杜牧沈傳師行狀。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三歲轉爲。此下諸本並同。疑有脫文。按舊史傳

帥出爲湖南。入爲尚書右丞。出爲洪州。轉宣州。○此皆可疑而亦可闕者也。

同異

凡詩文與他本有題同而詞異者。○如柳顧言奉和晚日楊子江應教詩。詰旦金鐃發。驂駕出城闉。鮮雲臨葆蓋。細草藉班輪。千里煙霞色。四望江山春。梅風吹落蘂。洒雨減輕塵。日斜歡未畢。容想良非一。風生疊浪起。霧捲孤帆出。淡藻麗繁星。高論光朝日。空美鄒枚侶。終謝淵雲筆。初學記亦載一首。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嶓。東汎邇蓬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浹疊浪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許渾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詩。楚客送僧歸故鄉。海門帆勢落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滿院草花平講石。遶籠藤葉蓋禪牀。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許集有此詩二首。前四句同。後四句異。云柳絮擁堤添衲軟。松花浮水注瓶香。南宗長老幾年別。聞道半巖多影堂。前詩題作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後詩作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豈文苑誤耶。○方干敍雪寄喻鳧詩。密片繁聲久未銷。縈風雜霰轉飄飄。澄江莫辨長流色。衰柳難拈自動條。溼氣添寒酤酒夜。素花迎曙卷簾朝。此時行遍無人迹。唯望徽之問寂寥。方干集中別載一首。密片無聲急復遲。紛紛猶勝落花時。逡巡不覺藏沙渚。宛轉偏宜傍柳枝。透室虛明非月照。滿空迴散是風吹。高人坐臥才方逸。援筆應成六出詞。（前篇唐宋類詩以爲杜甫鵝作。而杜集亦無之。）○杜弼爲東魏檄梁文。與類聚通鑑並同。惟魏書島夷蕭衍傳。文既諄複。先後亦異。其同者數百字而已。○陳鴻長恨歌傳。見麗情集。京本大曲詞多異同。○以上二篇。今並錄於

本篇之後。○又如答魏和移文二首。前篇何敬容作。頗詳。後篇任孝恭作。見類聚。其文大同小異。○李德裕集敍二首。前篇鄭亞作。蓋亞爲桂帥時撰。今德裕集用之。後篇李商隱作。疑亞先委判官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以上四篇。文苑並收。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八

離合一

凡詩有一篇析而爲二、二篇合而爲一者。○梁武帝白銅鞮歌三首。一作襄陽踏銅蹄。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其一。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其二。龍馬紫金鞍。翠眴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其三。見郭氏樂府。今文苑合第一第二爲一首。又增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爲首句。按郭氏云。隋書樂志。襄陽白銅蹄。梁武帝自爲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今隋志無。古今樂錄。沈約又作其和云。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合從樂府。○張率長相思二首。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雲遠散。望鳥鳥飛滅。遠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其一。長相思。久別離。所思何在若天垂。鬱鬱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帷風夜吹。長思不能寢。坐望天河移。其二。見樂府。今文苑從類聚。無遠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二句。遂合爲一首。詳前後數篇。當從樂府作二首。○劉孝威蜀道難。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雙流迸巇道。九坂澀陽關。鄧侯束馬度。王生斂轡還。斂轡懼身尤。叱馭奉王猷。樂府作懼身充叱馭。奉玉若猶慳。若悋千金重。誰爲萬里侯。戲馬吞珠界。揚舲濯錦流。沈犀厭怪水。握鏡表靈丘。出山金璧有光輝。遷客車馬尚輕肥。彌想王褒擁節反。更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雲聞無嗣。江漢英靈信已衰。此篇文苑與類聚同。惟郭氏樂府析前五言八句後七言六句爲二首。而無中間六句。劉氏樂府又止有前八句。

當從文苑爲一首。○江總姬人怨。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疎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恆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至思君腸自斷。又姬人怨服散篇。薄命夫壻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恃忽仙童一丸藥。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卑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待。羽衣未去幸須同。不學簫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二詩本集及類聚合爲一篇。今詳題目。一爲姬人怨。一爲姬人怨服散篇。（本集、類聚、止作姬人怨。）正與詞相應。當從文苑爲二首。○元稹西齋小松詩。松樹短於我。清風亦已多。況乃枝上雪。動搖微月波。幽姿得閒地。距感歲蹉跎。但恐廈終構。藉君當奈何。簇簇枝新黃。纖纖攢素指。柔苾漸依條。短莎還半委。清風日夜高。凌雲竟何已。千歲盤老龍。脩鱗自茲始。此詩文苑與集本併爲一首。詳其詞意。既是兩韻。又用二清風字。當爲二首。（續添）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避諱

凡避諱而易以他字者。○如庾信蕭太誌、周書、北史、並作蕭泰。庾信蓋避周太祖諱。泰改作太字。○虞寄諫陳寶應書。見南史本傳。以世故作艱。故不世作動俗。庇民作庇人。迺作史者避唐諱耳。○許敬宗舉賢良詔。用生民吏民致治成治字。而唐大詔令。改爲生靈吏人致政成化。當唐太宗時二名不偏諱。（見實錄及會要。）高宗雖諱治。而此詔在貞觀二十一年六月。疑是後人追改。○新羅王織錦作詩。理物體含章。理、唐書本傳作治。此在高宗永徽元年獻詩。當避高宗諱。則理字是。○崔沔對應封神嶽舉賢良策。用治字世字。時

神功元年武后雖已革命不應便用唐諱○蘇頲册開元神武皇帝文開者泰也罔不享享疑作亨或謂肅宗諱亨故改作享然此先天二年册文也時肅宗諱嗣昇開元十三年改諱浚二十六年改諱紹天寶二載方改諱亨安得預爲之諱乎○又有避家諱考如杜甫宴王使君宅詩留懽上夜闕世謂子美不避家諱詩中兩押閑字麻沙傳孫氏覩杜詩押韻作卜夜閑北斗閑今文苑亦作卜夜閑其實皆非也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按卞氏集注杜詩及別本自是留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上字訛爲卜字關字訛爲閑字耳北斗閑者迺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殷殷於顏切紅色也用班固燕然銘朱旗絳天之意或者當國初時宣祖諱殷正緊音雖不同字則一體遂改爲閑邪文苑不載諸將詩因併及之

異域

地名附

異域國名有與史傳異者○如紇扢斯門按唐書黠戛斯傳黠戛斯古堅昆國亦曰紇扢斯後訛爲黠戛斯李德裕與紇扢斯書與前篇黠戛斯書及唐黠戛斯傳事迹並同今文苑既出黠戛斯門又有紇扢斯門誤矣○韓愈送鄭尚書序眞臘于陀利之屬按南史通典並作干陀利而諸本韓文並以干作于○又烏公先廟碑從戰榛鹿集本文粹並作榛祿榛祿山也○杜牧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鄭吉之理焉疊班超之鎮地乾焉當作烏地當作他見二漢書如通鑑考異焉者入貢于魏後魏書皆作烏者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蓋字之訛耳

鳥獸

凡鳥獸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如喬彝渥注馬賦。夏后九伐。按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則伐疑當作代。○張仲素千金市駿骨賦。豈辨靈螭之洪胤。按顏延年赭白馬賦。祖雲螭兮則靈。疑當作雲。○張說隴右監牧碑。騅駔驒騱駃騠、騵駮、集以駱作駗。騵作駰。騅作駓。駃騠有騵有騅注。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騵。黑身白鬣曰騅。又乘乘駰注。驪白雜毛曰駰。此碑正用詩中語。集本恐非。○牛上士師子賦。豈方姿於虨儵。儵當作鱢。張景陽七命。曰拉虨鱢（上胡甘切・白虎也・下式六切・野虎也。）○石鎮罔兩賦。雖鳧鶃而異稟。將斷續而則悲鶃。莊子作鵕。鄭愔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貴主悲黃鵠。（崔日用詩爲歌・李適詩・主歌悲顧鵠・馬懷素詩・空餘顧黃鵠・）鵠、漢書作鶃。按玉篇。鵠、何各切。鶃、胡篤切。（漢紀注云・黃鶃大鳥・非白鶃也・）似是二物。然莊子鶃不日浴而白。陸德明音義直云鶃又作鵠。並胡洛切。則是一物。又藝文類聚鶴門亦有鶃事。樂府飛來雙白鶴。一作白鶃。則鶃鶴通用。不可輕改。○解鶃語判。驗茲鴉鶃取效何異於公明。公明管輅字也。此判題云。鄰婦殺夫。鵲來相告。事見管輅傳。則鶃疑當作雔。古沃切。玉篇。雔、雔鵲。廣韻。雔、鴉鶃似鵲而周禮設其鶃注。鴉鶃小鳥。今並存之。○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草木

凡草木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庾信枯樹賦。松子古度。平仲居遷。按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注皆木名。楛櫏木。出交阯。藝文類聚。古文苑、並作君遷。是矣。松梓二木、而類聚。古文苑並作松子。未詳。姑闕之。○敬括豫章賦。滄冥靈之光價。按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冥疑當

作冥。○劉禹錫傷往賦。飄零日及之尊。集作日反、桉廣志。日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並有日及賦。反字恐非。○敬括木連賦。白居易集有木蓮樹詩。序云。其花似蓮。此賦亦云。狀中浦之芙蓉。連疑當作蓮。○李迥秀和侍宴樂安公主山莊詩。荻園竹徑接帷陰。苗稅千畝判無聞。荻竹之奢。桉東方朔傳。荻竹籍田。是竇太主園、貨殖傳河濟之間千樹荻。消川千畝竹。師古曰。荻即楸字。集韻荻楸通用。荻字恐非。○庾肩吾和汎舟漢水詩。桂棹梁堂船。初學記作架棠船。桉古樂府沙棠爲船。桂爲楫。廣韻。梁棠木名。玉篇。梁棠可衞水。則堂當作棠。架字誤。○吳筠竹賦。簨筍筋曼。射筒林箐。箐一作笋。簨筍篴篥。篴一作籥。桉吳都賦。簨筍有叢。類聚載筋竹。初學記載蔓竹。吳都賦又云。筱笋射筒。由梧有篁。注。由梧竹出交阯。張衡南都賦。篠幹篥篥。初學記竹譜又有篴竹似桂。疑當作簨筍筋篁射筒筱笋於籀箐篴篥。而篴字亦可並存。又菡萏綵文而繡攄。菡疑作箇。初學記。箇篣竹皮類繡。○梁元帝玄覽賦。堯韭舜棠。本草。昌蒲一名堯韭。一本作堯悲。非。陳章艾人賦、列名號於冰壺。壺一作臺。是爾雅。艾、冰臺。○康子玉瓜賦。大則三尺二升。升疑當作斗。廣志。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桂枝瓜。長二尺餘。若止二升。不足爲大。又黃瓜白搏之質。搏當作摶。陸機瓜賦。黃瓜白摶。蓋押琄字韻。○王僧孺有所思詩。朝光照辟邪。樂府作昔邪。一名垣衣。一名瓦松。見本草。辟字恐非。○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九

雜錄一

杜甫南郊賦。屏玉軑以蠖略。按甘泉賦。蠖略蘙緌。蠖、於鑊反。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蠖略。非。

李德裕瑞橘賦。霜飛文圃。文圃者、文王之圃也。而集作天圃。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且無聲而有聞。聞雖訓問。而集徑作問。

杜甫少年行。臨軒下馬坐人牀。而集作臨街傾銀注玉驚人眼。而集作注瓦。皆是後人所改也。

陳子昂贈倉曹乞推命祿詩。非同墨翟問。空滯殺龍川。集作至龍川。按墨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不遂而反。此詩謂推命祿。則殺龍是。集本作至。非也。

白居易七德舞。魏徵夢見子夜泣。徵疾亟。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夜徵卒。故御製碑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今朕失賢臣於覺後。見唐書。

張謹哀聞辰日哭。以子夜對辰日。兼注文亦明甚。而一本作天子泣。恐非。

顧況歷陽苦雨詩。亥市風煙接。亥或改作互。按張籍江南詩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又洪氏邁隆興職方乘。曰分寧縣。本武寧縣之常州亥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不常會。多虛日。西蜀曰痎。如痎疾間而復作也。江南曰亥。本與蜀同。惡以疾稱。止曰亥耳。二說如此。則爲亥市明矣。

杜頠故絳行。君不見虒祁宮。左傳。晉侯築虒祁之宮。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而文粹迺作祈禯宮。非也。

白居易進士策問第二道。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衿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豈辱身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屈己者乎。詳上下文。斯語極爲允當。而印行集本。卻於辱身屈己之上。各添一不字。但欲與不齊不約相應。而忘其淺陋。今別白言之。以見印本經後人添改。大率類此。益知舊書之可信也。

又衣食之源策。求靡萍於中陵。植橘柚於江北。靡萍見左思魏都賦。尋靡萍於中逵。五臣注。靡、流也。而集本無靡字。柚字。楚詞天問。靡萍九衢。

孫翊文詞雅麗策。反支通奏。甲夜觀書。反支日。不受章疏。見後漢。而一本作及晨通奏。未詳孰是。

李德裕上尊號玉册文。寬厎剭之罪。剭誅見周禮司烜氏注。又漢書述哀紀。厎剭鼎臣。而集作虔劉。

元稹授趙宗儒太常卿制。肇自清廟。逮予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訖無尤違。趨數、見禮記。其行也趨。趨以數。讀作促速。而集作趣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滕公擁樹。見夏侯嬰傳。一本作面擁。

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州文。三空總萃。見後漢陳蕃傳。而舊唐書作三靈總瘁。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大入成都門。其三門作兩句讀。而文粹集本、迺削其三門三字。止云大入成都門。遂不成文。
陸龜蒙。心符屈婞。見離騷經。婞直以身亡。而或作屈仕。
白居易趙郡李公家廟碑。李氏南祖。此李紳也。唐宰相世系表。紳本趙郡李氏。有南祖、西祖、東祖。而集以南作宗。
梁蕭獨孤常州行狀。孔文子以敏而好學爲文。公叔發以恤衞國凶饑爲惠。公叔拔一名發。見禮記注。而集作公叔發廬。
皇甫湜韓愈行狀。五爲侍郎。謂愈初遷刑侍。貶潮、移袁。入爲國子祭酒。改兵侍。使鎭州。迴轉吏侍。改京尹。與李紳不協。改兵侍。因自辨。後爲吏侍。凡五爲侍郎也。而集本迺作位爲侍郎。

以上並當以文苑爲正。

雜錄二

述聖賦 太宗御製敍 闕作者名氏。按唐謝偃傳。太宗召偃。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之。偃緣帝指。名曰述聖。帝甚悅。賜偃幣帛數十。則此篇是謝偃所作。
蕭后述志賦。后常不隨從。時復見帝失德。心不敢措言。北史本傳作未嘗不隨從。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

不敢措言。因作述志賦。以表其意。

庾信哀江南賦。茫茫慘黷。錢起圖畫功臣賦。埽乾坤之慘黷。杜甫送郭中丞詩。中原何慘黷。按文選陸機漢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埏下黷。埏、楚錦切。塵也。三字並當作埏。又哀江南賦下文復云。人神慘酷。則上不當用慘字明矣。而周書迺以慘酷爲怨酷。

鄭錫觀百獸率舞賦。條支之犀。黃支之鸃。按漢平帝紀。黃支獻犀牛。西域傳。條支國有大鳥。卵如甕。疑當作黃支之犀。條支之鸃。

高無際井賦。棲永康之瑞鳥。韋承慶枯井賦。永康則金精化鳥。鳥一作馬。按藝文類聚引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子婦覩二黃鳥鬬。掩取變成黃金。則馬字非。

獨孤授吉光裘賦。青鳳之燠徒稱。雍陶千金裘賦。誇煥於青鳳。按拾遺。周昭王以青鳳毛爲二裘。一燠質二暄肌。則誇煥之煥當作燠字明矣。

陸龜蒙幽居賦。力止戡蟬。按列子。臣之力堪秋蟬之翼。注。堪、猶勝也。則戡當作堪。

李義府在蠲州遙敍封禪詩。初學記凡兩出。一在泰山門。一在封禪門。文苑所編。乃泰山門中所載者。而封禪門中題作羨陪封禪。乃前篇節文。首云日觀啓崇期。（初學記前篇與文苑作崇禋。）又於第三聯有云。眺迴分吳乘。凌高屬漢祠。（初學記前篇與文苑並無此。）按爾雅。路八達謂之崇期。又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巖有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有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所謂眺迴分

吳乘、卽吳觀也。二篇異同如此。當並存之。

雜錄三

李百藥少年行。少年飛翠蓋。上路勒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子。歡樂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搦掌中腰。挂纓豈憚宿。落珥不勝嬌。少年子。無辭歸路遙。此篇用兩少年子。在每四句後亦是。而文粹、樂府、乃以前二句爲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後二句爲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詳上下詞意。殆不如文苑。今姑存之。

張籍蘇州江岸留別樂天詩。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唱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薄寒嘶。漸消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汝墳湖北武丘西。此詩張集不載。見樂天集。題作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薄寒作駁鶾。廣韻云。駁鶾、蕃大馬也。汝墳作女墳。乃虎丘寺眞娘墓也。以此辨之。文苑誤矣。

康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按樂府焦仲卿妻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爲大人。而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也。

趙嘏西峯卽事獻沈大夫詩。山連謝宅餘霞在。水應琴雞舊浪春。又有宛陵寓居上沈大夫詩。晚伴西峯醉客還。又云。謝家雲水滿東山。此二首皆言宛陵也。宛陵、今宣州。謝玄暉守宣城。有謝公亭。又有詩云。餘

霞散成綺。又有琴溪。卽琴高控鯉之地。則雞當作谿。沈大夫卽沈傳師也。

梁孝元帝蘭澤多芳草詩。春蘭本無豔。初學記作無絕。按楚詞。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啓云。七州千萬戶。集作七縣十萬戶。時微之在浙東。若以越州管內言之。則七縣十萬戶。若以浙東觀察使所統言之。則元文似是。但千字疑啓中誇大之詞。

羅隱薛陽陶聲簫歌。平泉上相東征日。曾爲陽陶歌聲簫。烏江太守會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平泉謂李德裕。曾作此歌。蘇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並有和篇。此言烏江。恐是吳江。迺蘇州也。

白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平陽有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卽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繞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斷眞珠不滿鉤。聞道至今簫史在。髭鬚皓白向韶州。明・韶集作按于家公主。憲宗之女、永昌公主。下嫁于頓之子季友。元和間卒。追封梁國。謚惠康。韓退之有挽歌。時季友尙存。故有梧桐半樹春之句。謂半死半生也。于頓家河南。後徙貫京兆。居易所題舊宅在洛中。言公主已亡。而簫史尙在。其後有寄明州于駙馬使君詩。留滯三年在浙東。又有近海饒風海味腥鹹之語。皆指明州也。檢唐史于頓傳。不書季友終於何官。而宰相世系表。季友絳宋等州刺史。不及明州。蓋省文也。今文苑迺作韶州。按唐公主有二人適于氏。一則季友。一則于琮。適于琮者。宣宗之女廣德公主。以大中十三年下嫁。時白居易於會昌六年卒。已十三年矣。于琮以咸通八年爲相。十三年貶韶州刺史。廣德公主與之同往。其後並死於黃

巢。則于琮之在韶州也。夫妻尙無恙。又在居易卒之後。安得題公主舊宅乎。文苑誤指季友爲于琮。遂改作韶州。不可不辨。

姚崇冰壺誡。龐恭致水。恭字當作參。事見後漢。

牛僧孺譴貓。趙厥亂岷蜀。以羅沖征之。厥當作歐。沖當作尙。一名仲。事見晉書。

河南尹魏少游謝官表。蒙恩除臣河南尹。又云。發自渠州。星言卽路。按唐書少游傳。自渠州刺史授京兆尹。而表文又引鉤距平反二事。今云河南。未詳。

許智仁奏懷州黃河淸表。伏見涼州玄石。式昭靈命。臣部黃河。應時淸澈。按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六年正月。懷州黃河淸。十七年。涼州李襲譽奏瑞石。其年鄭州滑州河淸。今涼州玄石在先。懷州河淸在後。則與史異。

魏知古尋李道士不遇詩。忽聞歸舊縣。初學記作苦縣。按老子姓李、楚苦縣人也。下云復想入函關。亦老子事。並指李先生。當從初學記。〔續添〕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十

雜錄四

盧照鄰與在朝諸賢書。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按晉劉惔傳。惔與羲之友善。郗愔有倉奴、知文章。羲之每稱于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惔曰。常奴耳。則倉當作倉。

張玄晏謝宰相啓。假金駿爲駑駘之飾。駿疑作錣。亡犯切。馬首飾也。張衡東京賦。金錣鏤錫。

薛廷珪授司農卿制。鄭玄、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尚聞徵拜。或至就加。按前漢兩韓信傳。無爲司農事。而韓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召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疑是安國。○又治粟內史。秦官。景帝後元年更爲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大司農。則漢初未有大司農也。

蘇頲授房光義光祿卿制。蘭猗趨職。已仗於誰。何猗當作錡。見張平子西京賦。注云。蘭錡。兵架也。

封敖德陽節歎道文。按唐會要。武宗六月十一日生。名慶陽節。今作德陽。未詳。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看尉景之肱。景本傳作胝。又北齊文襄論。神武云。日爲我蝕。今死亦掩。北齊書本紀作死亦何恨。

庾信拓跋儉碑。南起清政之樓。北史本傳作清德樓。李商隱祭伏波廟文。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馬援傳作宣德殿下。

章華諫陳後主書。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謂湘州刺史王琳不應命。而世祖平之也。而文苑作西破桂林。恐非。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上官儀草廢武后詔。李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而集本、文粹、並作上官儀革廢武后。召李玄義。云云。按唐書高宗欲廢武后。令上官儀草詔。又欲令武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琰、固爭。此云李玄義。未詳。然集粹誤矣。又云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文粹以司空公中書令作司徒兼中書令。按下文云。司空公始相憲宗。又云。裴公元和中翦蔡。是二人也。蓋司空公迺杜黃裳。與杜牧俱是京兆萬年人。爲檢校司空。河中慈隰節度使。故云河東司空公。既與杜牧同族。故不書姓名。而裴度則爲司徒。眞拜中書令。亦非兼也。今杜牧云皆進士。又分別兩人事迹。則非一人矣。況總云。凡此十九公。則是房元齡、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玄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瓌、子頲、張說、張九齡、張巡、并杜黃裳、裴度。共十九人。文粹迺云司徒兼中書令裴公。則遺杜黃裳一人。與下文不應。當如集本作司空公中書令爲是。

修堤堰判堯水屢逢。媧灰未正。正疑當作止。淮南子。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

謝假玉牒眞紀。齊桓以三代之功。按前漢郊祀志。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束馬縣車。南伐至召陵。兵車之會三。據此是三伐也。代疑當作伐。

皮日休九諷。並以吾之猥（音悝）。爲傴。文粹以猥作靃。按玉篇、廣韻、有猥字。音埋。慧也。猥是猥字。所注音悝

字訛當作埋而文粹轉作霾非

李嶠授成善威等刺史制。卜處沖久參武衡。夙奉文楗。文楗見張衡西京賦。鏤檻文楗。而或作文鼈。姑兩存之。

獨孤及洪州刺史張公遺愛頌。慘悴忡（集作忡）。蹇亟。苛察繳繞之吏。慘忡蹇亟。桉列子作貓忡讒極。

又楊公遺愛頌。貸首種。首種見月令。而集作貸其種。

賦中撰人名氏、有與唐登科記不同者。如崔損五色土賦。大歷十年上都試。第四崔恒。第六崔穜。無名損者。丁春澤日觀賦。大歷十年東都試。作丁澤。劉清止冰賦。開元五年試。第十三劉廷玉。第十七劉巖。無名清者。崔損北斗賦。開元七年試。作崔鎮。

沈亞之旌故平盧軍節士文。渤海人高沫。沫集作鈽。此李師道判官也。新史、舊史、並作高沐。

賈至授暢璋諫議大夫制。總目作楊璋。而舊史有暢璋傳。嘗爲諫議大夫。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祕書郎宋正詩。而唐藝文志。撰文思博要者。有李淳風。無宋正詩。

李華楊騎曹集序。趙郡李嶠。李傾。南陽張階。連年高第。而唐登科記有李伉、李欣、張鍇。無李傾。張階。

左武衛胄曹許君（經邦）集序。唯昌黎韓愈友善。韓爲江西從事。此篇元以爲權德輿作。而德輿集無之。愈亦未嘗爲江西從事。疑愈字誤。（隆興職方乘。戚昌象韓洄爲觀察使。張鎬僚佐。正在此時。恐是韓洄。又英華載張鎬遺愛頌云。昌黎韓洄。職方乘誤作泗。）

徐陵自稱徐君（與王儉辯書。孤子徐君。一作名。）張說自稱張君。（祭殷仲堪文。弔陳司馬書。並稱張君。張氏女。墓誌稱季兄君。本集並作某。）或疑君古人自稱。如

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自稱王君王績集中載兩答刺史杜之松、答處士馮子華、與江公重借隋紀、四書並稱王君白又文選任彥升固辭奪禮啓昉字李善本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未詳孰是

張說爲建安郡王武攸宜平冀州賊契丹露布建安郡王武攸宜一本作河內郡王集作神兵道按唐書萬歲通天初建安郡王武攸宜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神功元年河內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契丹孫萬榮今露布所載迺河內郡王而集中首題河內郡王臣某一作爲是褚無量元希聲崔景晉墓誌沈傳師行狀元不書名止云某今以唐書填入他皆倣此

雜錄五

張說季春下旬宴山池序尾暮春之提日按初學記晦日門引公羊傳提月六鴟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今題云季春下旬則提月也但日字可疑耳（今公羊傳作是月釋文一徒兮反）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劾數慢近世方崧卿韓集舉正云劾文苑作諺蜀本作該該轉爲劾其訛益甚又再進再屈于人洪氏容齋續筆云杭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舉正云蜀本作再進再屈千人文苑作再進屈千人今從他本以千爲于仍多再字（方崧卿婁舉文苑以證韓文然比今本又自不同意好事者屢轉改易反失其眞今各存其說）

又李元賓墓誌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邵伯温次子博字公濟續父書號聞見後錄謂石本以上句作意何

爲哉爲妙。舉正遂信其說。大抵前輩文字。多自改於石刻之後。而石本眞贋、尙未可知。況邵氏父子所錄。差誤非一端。不可盡信。以理觀之。則元本竟字。亦未爲不是。終勝意字。

楊炯薛元超行狀。上幸九成宮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集作太子英王皇帝侍酒酣。皇帝蓋謂睿宗也。當如集本。迺合三男之說。

賦中押韻閒有不見官韻者。固所未詳。乃如漢文帝幸細柳營賦。以將軍出令、漢帝徐行爲韻。賦內云。遙臨渭水之將詩。在渭之將。將側也。本是官韻。或乃改作傍。○又勤政樓視朔觀雲物賦。以歡作端。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意爲里。皆輕改官韻。

凡文苑所編。失作者年代先後。或叢雜不倫。今各釐正。如表疏哀册文謚議、碑誌中釋門家廟、神道中職官等卷是也。他皆倣此。覽者所宜詳也。

凡詩賦雜文等多重出。而頗有異同。蓋編文苑時。非出一手故也。又二百六十一卷。諸本並有兩卷。其篇數雖合總目。而詩多重複。或全異者。如周賀十二首。重者三。溫庭筠十五首。重者五。杜牧九首。皆不同。許渾十四首。前卷闕其九。今合爲一卷。去其重複。注異同爲一作。○按楊文公作楊徽之行狀云。受詔與諸公編文苑英華。以公專精風騷。特命編詩爲二百卷。則詩出一人之手。不知何故重複如此。

凡書疏表啓等。文苑多與舊唐書、貞觀政要、太宗實錄、唐會要同。而新史多潤色。其文頗異。今亦參取。

孔熙先爲彭城王檄征鎭文。見宋書范曄傳。迺曄與熙先等謀逆之文也。文苑亦從而錄之。未詳。

楊盈川、楊去盈墓誌。蔣琬之譏盛元。責在司空。元集作允。按後漢黃琬對司空盛允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當作黃琬盛允。蔣琬乃蜀人也。

于邵送趙評事赴東都序。身田身筐之貢。身疑作牙。古文厥字。見廣韻玉篇。

書文苑英華辨證後

廣圻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知書籍之譌。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叔夏自序。謂三折肱爲良醫。知書不可以意輕改。何其知言也。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雖亦未免疵纇。如證牛上士師子賦。豈方姿於麅鯈。當是黑虎之鬣。舍爾雅而徵七命。數典殊失。然終無損大段之佳也。乾隆癸丑十月校畢記。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明正德丙寅無錫華燧得陳湖陸氏宋本。以會通館活字印行。第一卷用字門。僅白居易賀雨詩。權德輿李國貞碑二條。固疑有脫簡矣。既借錢塘吳氏、慈谿鄭氏兩鈔本互校。則前尚有玉有瑕穢等一十九字。脫佚顯然。蓋華氏削之以掩其不全之跡耳。頃從吳郡顧君澗蘋假得手校影宋鈔本。卷首空白二紙。知爲活字祖本。而吳鄭本所自出也。摹以開雕。仍虛其端。以待補焉。宋刻凡遇廟諱俱缺末筆。今不固遵。惟序文提空處。略仍其式。以還舊觀云。

乾隆乙卯二月十八日。歙鮑廷博識於西湖沈氏山莊。

四庫提要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彭叔夏撰。叔夏廬陵人。自署曰鄉貢進士。其始末未詳。江西通志。亦但列其名於紹熙壬子鄉舉條下。不爲立傳。蓋已無考矣。是書因周必大所校文苑英華而作。考必大平園集有文苑英華跋曰。孝宗皇帝。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乃詔館閣裒集皇朝文鑑。臣因及文苑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祕閣。頃嘗屬荊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惟是原修書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爲二三。詩或合爲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中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之省文。以堯韭對舜葉。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爲劾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詳注逐篇之下。始雕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云云。是書之首。亦有嘉泰四年十二月叔夏自序。稱益公先生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考訂商搉。用功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因裒粹其說。以類而分云云。則必大跋所稱。與士友詳議者。蓋卽叔夏。故與必大校本間以嘉泰四年成書也。書凡四十五篇。分類二十。曰用字。曰用韻。曰事證。曰事誤。曰事疑。曰人名。曰官爵。曰郡縣。曰年月。曰名氏。曰題目。曰門類。曰脫文。曰同異。曰離合。曰避諱。曰異域。曰鳥獸。曰草木。曰雜錄。其中如磋驅帆裝

諸字。與必大所舉者合。然序又稱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原注頗略。今則加詳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則視必大原本亦多所掲益矣。文苑英華本經文選而作。于唐代文章採摭至備。號爲詞翰之淵藪。而卷秩既富。牴牾實多。在宋代已無善本。近日所行。又出明人重刊。承訛踵謬。抑更甚焉。叔夏此書。考核精密。大抵分實屬承訛在所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不必遽改。三例中如杜牧請追尊號表。以高宗伐鬼方爲出尙書。實偶然誤記。而叔夏疑是逸書。未免有持疑不決之處。然其用意謹嚴。不輕點竄。亦于是可見矣。

附錄聚珍本補文三則

凡字有本之前人不可移易者○如趙昂攻玉賦匪瑕匪磋寧有于吾欺磋一本作劘按春秋繁露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

按此四十六字在卷一首句玉有瑕磋之上玉字應刪

案此書所載文苑英華語句考之文苑英華刊本每有不同如李邕日賦之閑谷改作閉閣董思恭日賦之十枝仍作十丈王延昌河瀆碑之麾城誤作靡城于邵謝賜甘子狀之絕劣又作絕少殆後來校刊未見此辨證且不盡依彭叔夏所據原本今略舉大凡附識於此

按此條是卷一末尾此類當以文苑爲正句下注文

自挹德輿之族祖

按此七字是卷三權德輿權自挹誌句注文

文苑英華辨證拾遺

百七十七・唐太宗餞中書侍郎來濟詩。舊來濟傳。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都穆跋云。宋之問詩。）

三百五十九・歐陽詹唐天志云。貞觀七年。清河張公式爲冬官之五年。彭云。式川文作或。刊本文集亦作或。案或當作彧。工部侍郎張彧。見通鑑（唐紀四十八・貞元二年。）考權載之文集（四十九・）祭故呂給事文。張式於貞元九年。官尚書駕部郎中知制誥。舊書鄭餘慶傳。張彧貞元十三年。官刑部郎中。

三百八十・授韓滉戶部侍郎制。蒙上孫逖韋濟制作前人誤。案舊書韓滉傳。大曆六年。自尚書右丞知兵。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舊文苑傳、孫逖上元中卒。前人二字衍。

三百九十二・賈至授柏庭昌憲部員外郎制。理監察御史柏庭昌。按柏當作桓。新書宰相世系表、桓氏京兆尹臣範子庭昌刑部郎中。

三百九十七・孫逖授武三思鴻臚卿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國子祭酒武三思。全文（九百六十二・）校云。逖知制在開元二十四年。時三思久誅。新舊書亦不載三思官鴻臚卿。題與撰人必有一誤。今存疑編入闕名。格案思當作忠。三字衍。舊書后妃傳上。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新傳同。）新書宰相世系表。武昕忠鴻臚卿。（元和姓纂同。昕當是忠兄。姓纂單作忠。）歷官與此制正合。

四百・蘇頲授楊嶠國子祭酒制。魏州刺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子楊嶠。案楊當作陽。新陽嶠傳。其先北

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再爲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

四百三・孫遜授盧詢太子詹事制。稱太中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上柱國盧詢、可太子詹事員外置同正員。彭云詢當作綸下同格案詢綸二字俱誤。當作絢。新書（姦臣）上・李林甫傳。帝愛兵部侍郎盧絢醞籍稱美之。林甫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由是廢事跡正合。

四百三十・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云。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顧澗濱云。猶闕下有脫文。朕上脫去題目。是別一篇。誤連。十年前在文局讀得。今記於此。道光乙酉八月。思適居士書。

四百五十三・授李燧總目作瓊・平盧軍節度使制。玉堂遺範・新蕭倣傳。宣宗以李瓊爲嶺南節度使。倣封還詔書。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五・大中十二年五月。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不知何時・按實錄大中十二年四月・李瓊自司農卿爲右金吾大將軍・蓋於此除也・格案李燧奏記作李瓊。明本考異亦作李瓊。李瓊當是宣宗時人。

又授王安實天雄軍節度使制。正議大夫前守右金吾將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安實、可起復忠武將軍守脫・一本金吾衞將軍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節度秦州誤・一本城河渭等州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賜如故。案安實當作晏實。資治通鑑唐紀六十六・咸通四年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新書王晏宰傳。子晏實、祖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劉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又授鄭涯山南東道節度使制。有云屢解交於都座。兼尹正於二原。彭云。交字疑。格案漢官儀。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御覽二百十三引。晉書職官志宋書並同。又云。今惟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四百六十六・常袞答元和南省請上徽尊一作尊。號表。尾注元和十四年。常袞卒于建中四年正月。見舊書。當改入憲宗。

四百六十七・常袞太皇答顏眞卿賀肅宗卽位表。常袞賀應二年始選爲翰林學士。見舊書。按顏魯公文集不載常袞名。全文、四百十五。常袞文亦誤載、三十七。元宗文已載。當校併。

又魏知古答張九齡賀西幸延期表。舊書開元三年。魏知古卒。此非知古文。案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十三。亦不載知古名。少前首五字。全文、三十七。元宗文已載。又一百三十七。魏知古文誤載。當校併。

五百九十七・□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表云。贈臣父尚書右丞司農卿。先臣某、揚州大都督。此是韋玢。元甫父。見郎官石柱題名考。左中全文良士無考。案舊房式傳。劉闢反。高崇文至成都。房式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鞋銜士請罪。崇文寬禮之。表其狀末云。彷徨海隅。是韋元甫無疑。本是二首。一脫其文。一脫其目耳。

六百六・裴度李大夫請朝覲表。裴度集無。李大夫未詳何人。表云。始事憲宗。過蒙驅策。復事先帝。猥加爵命。又云。起在山南。不遠甸服。又云。李光顏薛平皆武臣也。淮海以爲要重。然猶邇迺而至。述職。朋庭臣儒臣也。梁漢無事。道途孔邇。考舊書裴度傳。穆宗時。裴度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復兼同平章事。

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則鎮山南者。卽是裴度。此表當是入代裴度作者。故度集無之。英華誤。

又呂頌爲張侍郎乞入覲表。（德宗時。任黔府觀察使。）略云。貞元五年。於延英殿賜、面辭之日。親奉進止。令臣一考卽來者。又云。自到黔中。首末三年。更入新正。卽及四載。案張侍郎名無考。舊德宗紀亦不載其名。據再請入覲表云。近日以來。楊（或作暢。）案暢是。悅孫成李速裴胐。皆在遐裔。相次喪亡。李速於貞元五年。觀察黔中。則張當卽繼李速之任者。然考英華（五百八十五。）呂頌黔州刺史謝上表云。去年某月日。恩敕授臣使持節都督黔州諸軍事。守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類表大夫。）今年某月日。到所部上訖。又權載之文集（四十九。）祭故呂給事文。不著頌名。案其事跡。與謝上表正合。有云。出領符竹。澄清遠部。夕拜黃扉。昭宣王度。前署貞元九年正月。則頌拜黔中。當在九年之前。考舊德宗紀。貞元五年三月。以大理卿李速爲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八年五月戊午。以光祿少卿崔穆爲黔州觀察使。據再請表。則李速當卽于五年喪亡。而呂頌卽繼其任。當亦在五年。至頌入拜給事。而崔穆代之。則當在八年。自貞元五年至八年。首末正得四年。中間不容又有張侍郎其人。爲張侍郎四字。當是衍文。英華於此類誤謬甚多。如柳冕青帥乞朝覲表、裴度李大夫乞朝覲表之類。不可盡依。

六百三十八・裴晃舉杭州刺史韋皐自代狀。臣在福建。與韋皐鄰近。諳其爲政。甚得人心。逃亡悉歸。遠近皆悅。頃在京兆。以公造出官。今領餘杭。以理行高第云云。豈裴晃曾爲福建觀察使邪。然考舊書韋皐傳。

不云刺杭州。考韓皋傳。貞元十四年。自京兆尹貶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無幾。移杭州刺史。與狀文正合。知韋皋是韓皋之誤。又舊柳冕傳。出爲婺州刺史。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時正相接。則裴冕當作柳冕。

八百一十·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云。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一有之字。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勛一作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　案三千頃下今使君上文義不屬。當有脫文。下文云。天王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唯公盤桓云云。今記上文僅述于頓。無李公名。考吳興志。湖州刺史于頓後有劉全白王浦李錡李詞諸人。考舊書李錡傳。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記所云李公。當卽李錡。則三千頃下。蓋述李錡政績。疑因錡以反誅。故刊去其文爾。唐文粹七十三與英華同·　新書宰相世系表·上大鄭王房有太子賓客守散騎常侍詞于太祖正七代孫。卽記所稱使君辭也。詞高祖臨川郡公刑部尚書德懋。父司農卿諡曰敬。亦與記文先公尚書先公大夫語合。又舊書李齊運傳。薦李錡爲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吳興志、李詞正元十六年。自萬年縣令授遷光祿少卿。統記作十四年·　案記末署貞元十五年十二月哉生魄。統記是。

八百九十·韋表微翰林學士院新樓記。有云。夏四月。中書鄭舍人駕部郎中。皆以鴻文領學爲侍講學士。　案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鄭澣自中書舍人許康佐自度支郎中、改駕部郎中。充

侍講學士。此記郎中上脫許字。

八百五十九・李華台州乾元國清寺碑。碑云。盎川、非古邑也。襟束江山。因句城之。則此寺當在盎川。案舊書地理志。台州無盎川縣。惟如意元年析衢州龍邱置盎川縣、新志□・又云・元和七年省・又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六・分信安龍邱兩縣置。不云曾屬台州。則此台州當作衢州。

此仁和勞格季言所校者。讐戡精細。考正處皆援據極確。絕無一字空談。以與彭氏絜較。有過之無不及也。爰取以拾彭氏書之所遺。亦所謂合則雙美云會稽孫星華識。

詩紀匡謬

馮舒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詩紀匡謬引

詩紀匡謬者。馮子發憤之所作也。曷爲而發憤。憤詩之爲刪爲歸也。曷爲而匡及於紀。曰正其始也。今天下之誦詩者何知。知刪而已矣。歸而已矣。爲刪爲歸者又何知。知紀而已矣。奴之子爲重儲木心邪。則脈理不正所必然也。於是爲之原其源。溯其流。核其濫觴於何人。而後爲刪爲歸之邪說不攻自破矣。邪說破而後興觀羣怨。溫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豈好辯哉。時崇禎癸酉十二月初七日。上黨馮舒述。

詩紀匡謬

馮汝言撰

凡例云一上古迄秦。以箴銘誦誄備載。原夫書契既興。英賢代作。文章流別。其來久矣。若箴銘誦誄。可以備載。則賦亦詩家六義之一。何以區分。若云有韻之語。可以廣收。則國策管韓之屬。何往非韻。素問一書。通篇有韻。易之文言。本自聖製。書之敷言。出於孔壁。亦自諧聲。不專辭達。可得混爲詩耶。作俑於茲。濫觴無極。焦氏易林。居然入詩矣。豈不可歎。

一漢以後詩人。先帝王。次諸家。以世次爲序。

先帝王而後諸家。以世次爲序。似矣。然有必不安者。子桓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是知數子盡卒於建安之年。藝文之序仲宣。每云漢王粲。此可證也。然七子宗主陳思。列陳思於徐陳輩之後。理所不可。然置徐陳輩於陳思之後。可得謂之世次如此乎。藝文之序人也。每要其終而言之。故江令亦曰隋江總。然唐人已目之爲梁江總矣。必以其達於陳而係之陳也可乎。

一名家成集者。各分五言、四言、六言、雜言。

一人所作。咸備諸體。一題所賦。或別體裁。未有可以篇之短長韻之多少爲次者。古人之集。亡來已久。陳思、蔡邕、二陸、陰何俱係後人編集。四言五言。亦皆間出。足知宋文鑑以前。無分體之事矣。元暉文通二集是原本。然元暉首擢樂府。三言五言間列。文通稍如後世體例。但五言之外。本無別體。可以異同。今一人

之作。必以四言先於五言。一題所賦。又以三韻先於四韻。即如蕭子顯春別一詩。簡文元帝各有和章。首末各三韻四句。惟次章六句三韻。今以六句之故。各移第二章爲末章。是猶歌南曲者。以尾聲止於三句。而移之引子之前也。何俟知音。始爲拊掌。

一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參校其義。稍長者爲正文。

古人著書。各出己意。試以班范二書。校東觀袁荀二紀。其一切詔令。無不各出己裁。即如所載之詩。亦從刪改。理宜以一書爲主。而互注異同。若擇其義之長者爲正。則每書各取數字。令人何所適從。即如瓠子一歌。史作皓皓旰旰。漢作浩浩洋洋。史作爲我謂河伯。漢作皇謂河公。今史漢各擇一句。豈浩浩洋洋。漢長於史。皇謂河公。班遜於遷耶。此俱由晁補之楚辭後語刪改所誤。

一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漢。

按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去者日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也。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爰及橫吹之題梁。清商之題晉。郭氏亦但原其始耳。或稱古辭。或稱晉宋齊詞。何嘗有一定時代而妄作耶。

大風歌　鴻鵠歌

按文選云。漢高帝歌一首。漢藝文志云。高帝歌詩二篇。則此二篇。但當云高帝歌二首。不得增大風鴻鵠之名也。初學記云。漢歌曲有大風。文中子云。大風安不忘危。並是以章首二字爲義。如論語之學而爲政。詩之關雎葛覃耳。又按漢書名大風爲三侯之章。又曰作風起之詩。琴操又名大風起。其曰大風歌者。藝文類聚始也。樂府詩集因吾爲若楚歌之文。名鴻鵠篇爲楚歌。其曰鴻鵠歌者。楚辭後語始也。此等雖無傷大義。然今人習而不察。遂謂古實有此題。臨文引用亦所不安。卽如宋人竊憤錄一書。記徽欽北狩事。容齋極辨其妄。萬歷末年。郡中人從嚴氏鈔本鬻之。本無撰人。余邑有吳君平者。妄增辛弃疾三字於卷首。余謂之曰。此從何來。君平曰。世人不知書。若無姓氏。便爾見忽。故借重稼軒。此僅可欺不知者。如公自不必怪也。近有一友作心史序。首句便云。余嘗讀辛稼軒竊憤錄。不覺失笑。故作文者。苟不原所始。趁筆便用大風鴻鵠等題。當與辛稼軒之紕繆同類而共笑之矣。

將安所施

將字注云。一作倘。今按史記漢書竝是尙字。將字所出。乃是楚辭後語耳。

蒲梢天馬歌

按漢書曰。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史記曰。馬名蒲梢。則此歌當題西極天馬歌。不得曰蒲梢也。又按漢書但云作歌。明是刪郊祀之文。不得直隸武帝也。若此章可收。則太一歌理同一例。何以獨削原所自始。當從左克明樂府誤。

是耶非耶　翩

漢書作非耶是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藝文則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樂府亦作是耶非耶。竝作偏。無翩字。

柏梁詩　作壘在元封三年

此詩每句各注姓名。然細考之。頗多未核。自大司馬至左馮翊。皆按百官公卿表而爲之。至太常曰周建德。則元鼎五年。已坐擅縣太樂令論矣。大鴻臚曰壺充國。按表。充國以太初元年爲此官。少府曰王温舒。而温舒三年已徙右扶風曰李成信。此時成信爲右內史。參錯如此。豈吏可信。比閱藝文類聚。乃於本詩之上。各署作者。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以下則但稱其官而無姓名。有姓有名者。惟東方朔耳。太平御覽引漢武帝集亦如是。然後知以下姓名。皆後人增之。而非原文也。何人增之。曰注文苑者增之。何以言之。古文苑之注。不知何人。大率無淺。如伯嗇青衣賦。妄斷爲少年之作。降爲小字。此其拘腐可知。今按無注宋板文苑。每句之下。小字分行。於驂駕駟馬句下。止注梁王二字。則孝王武三字。明是注文苑者所增矣。然舊本文苑注。亦自明辨。每句二行分注。左行曰梁王。右行曰孝王武。當可意推。自詩紀通二行作一句。直曰梁王孝王武。詩刪因之。而舉世夢夢矣。

幽歌

樂府詩集題曰趙幽王歌。漢書曰趙王餓乃歌。初無幽歌之目也。直出詩紀杜撰。已下燕剌王歌。廣陵王

瑟歌。廣川王望卿脩成歌。俱此類。不重述。

東方朔誡子詩

劉節廣文選第十一卷。有東方朔誡子詩。今按任昉、文章緣起云。誡、後漢杜篤作女誡。文心雕龍云。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東方朔之誡子。亦顧命之作也。是則誡之與詩。區分已久。藝文誡類與詩別出此篇。但稱東方朔誡子。不云詩也。若可兼載。則何不遂收曹大家女誡耶。猶幸詩刪。僅讀馮書詩歸。見聞有限。不然。天下幾無剩篇矣。高彪清誡例亦同此。又按太平御覽。引東方朔集。作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則知截作四言者。直是班史所刪耳。東方自有據地一歌。近出史記。去彼載此。更自可笑。

司馬相如封禪頌

頌不爲詩。猶之賦也。前例已明。況此頌自喻以封巒已下。參楸不倫。周詩逸軌。不知何以妄載。詩紀襲謬。遂誤淺夫。

息夫躬絕命辭

此騷體也。文選別出秋風辭。體例可見。若命爲詩。則小山招隱。淵明歸去辭。何以獨棄。

李陵別歌

按漢書但云。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因起舞。歌曰。無別歌之題也。戚夫人舂歌、烏孫公主悲愁歌同。

結髮爲夫婦注云玉臺作留別妻。

玉臺第一卷有此詩題云蘇武詩一首。並不作留別妻也。因此一誤。今人更有以梁武代蘇屬國婦一首。爲武妻答詩。更可笑。

虞美人答項王楚歌

此詩出楚漢春秋。見正義。四面楚歌聲。作四方楚歌聲。詩紀改一字。不啻徑庭。

卓文君白頭吟

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幷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幷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眞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班婕妤明堂等詩

此賦後所述。非別篇也。歷至齊梁。每賦稱詩。豈能並載。張衡定情詩。思元詩。亦同此例。

張衡四愁詩

一思曰注云。玉臺無此三字。今按玉臺第九卷有此。四章並有之。馮公未見宋本耳。

蔡邕樊惠渠歌

蔡集今所傳者已不全。藝文第九卷渠類有此。在頌類前。序亦不同。是妄刪爲之者。

琴歌

亦釋誨末章所ゑ。不得刪入。

酈炎見志詩

東漢書無此題。後篇藝文作蘭詩。

昔有霍家奴

奴字。樂府玉臺俱作姝。古人命詞多不直致。不得因監奴而妄改也。黃山谷詩任淵注。亦作姝。

董嬌嬈

按嬈字音乃小切。戲弄也。苛擾也。無饒音。毛晃增入宵韻。而以杜陵詩。細馬自馱金騕裹。佳人屢出董嬌嬈。爲證。今據此字。凡古人所用嬌饒。皆是食傍。無作女者。此詩玉臺藝文樂府諸書亦竝從食。祇因毛晃誤增韻會襲謬。遂爾舉世亡此一字。又按今本杜詩。正作饒字。宋元諸本。亦竝爲饒。不知毛韻何以妄增。而今人妄聽。并改嬌作妖也。

王吉躭烏辭

按風俗通。引漢明帝起居注。曰王吉躭中之祝。曰云云。則是祝。非詩也。不應加辭字。而入詩紀。

蘇伯玉妻盤中詩

樂府解題云。盤中詩。傅元作。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亦曰傅元。其爲休奕詩無疑也。惟北堂書鈔曰古

詩亦無名氏。其曰蘇伯玉妻者。嚴羽吟卷盲說耳。世人敢於信吟卷而不敢信解題、玉臺、等書。寃哉。

君忘妾未知之　今時人知四足

譚友夏評云。未知之婉甚柔甚。不知玉臺正作天知之。鍾伯敬評云。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云。千古不識字男子。被此女郎一語輕薄殆盡。不知玉臺正作今時人智不足。而所謂女郎者。乃是剛勁亮直之丈夫也。言之可發一笑。

竇元妻古怨歌

此四句御覽兩載。皆題曰古艷歌。無名氏。藝文載元妻別夫書。有衣不如新二句。不應截作詩已又改其題曰怨歌也。

龐德公於忽操

於忽操三章。選詩拾遺云。出襄陽耆舊傳。此書亡亦已久。初尚意余輩見聞寡陋。用脩或有此書。今按宋王令逢源所著廣陵先生集。其外孫邵說所編者。共二十卷。其第一卷賦後第九篇即此操。其序云。劉表見龐公。欲起之。公不願曰。我歌可乎。命弟子治（一作絃）之。凡三操。第十篇題辭粟操。曰。列子辭粟作。第十一題阪操。曰。孔子去趙作。第十二題栲高操。曰。惠子望大栲作。明是逢源託之古人也。若於忽操可稱龐公。則後三篇。何不幷稱列子惠子孔子乎。妄作欺人。眞可忿。有一少年謂予曰。安知非今本王令集反借此篇。予曰。王令集不足信。宋文鑑家家有之。何以亦載此篇。亦題王令乎。愚人之惑難解、如此。

練時日

漢書練時日等。俱列在章左。曰練時日。一帝臨二足。知郊祀歌是此十九篇之題。而練時日等。則以此分章。亦如所謂學而爲政耳。自郭氏樂府。首列郊祀歌之題。移置練時日等爲次行。詩紀因之。後人遂習而不察。鍾伯敬批曰。造題古奧。豈不寃殺。若然。則學而二字。更奇崛矣。

鴈門太守行

宋書上列洛陽行三字。下列鴈門太守行五字。明是洛陽行、是此詩之題。而鴈門太守行、爲此篇之調也。以今日南曲之體辟之。則鴈門太守行者。如所謂梁州序念奴嬌耳。命調則同。賦題各異。自郭氏樂府始去洛陽行三字。而舉世眯目。疑其以鴈門太守歌洛陽令矣。又王僧虔伎錄云。鴈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亦可知古之鴈門太守行。不獨此一篇。但被之管絃。則此篇耳。餘如短歌行之對酒西伯。燕歌行之秋風別日。俱如此類。宋書甚明。學者可檢對也。

斜柯西北眄

樂府玉臺俱作斜柯。文人襲用不少。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

按此四句是顧況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十字。樂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初看此詩。似覺少此十字不得。再四尋之。至竟是後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

一代名家。豈應盧述漢詩可疑一也。逋翁詩云。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則扶床之小妓。何怪如我。此詩前云。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則何得三年未周。長成遽如許耶。正是後人見逋翁詞。妄增入耳。幸有諸本可以確證。今蘇郡刻左氏樂府。反據詩紀增入。更隔幾十年。不可問矣。書之日就散亡。可爲浩嘆。

匡衡歌

漢書但云爲之語耳。不稱歌也。凡曰謠。曰歌。曰諺。曰稱。曰語。古竝通用。然要須各還其本字。可以兼載。不得妄改。

擬蘇李錄別詩

文苑但稱錄別詩。藝文往返雜敍。竝無擬字。大蘇妄斷爲六朝擬作。足知大蘇已前。竝不疑爲後人所擬也。此字亦是詩紀所加。世人遂謂骨肉緣枝葉等篇。爲蘇李原詩。燦燦三星等、爲六朝擬作矣。妄生閒界。可嘆可悲。

紅塵蔽天地篇

按古文苑止載二句。下闕。文選李善本西都賦注。亦載二句。蔽字作塞。已下十二句。升菴詩話云。出修文御覽。此書亡來已久。所不敢信。然以文義考之。首云日日何冥冥。何得遽接云。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耶。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二句。別見御覽。緒作絮。又小謝詩曰。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辨淄澠。今直合作二句。無論惠連必無勦襲之病。可得謂之文理通備否。

藁砧等篇

俱無的時代。此亦古辭也。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

此詩見刊謬正俗。題作古豔歌。然作言第三句。作十月腰綯起。亦無的時代。

兩頭纖纖青玉玦。

此詩王建集有之。不得謂爲漢詩也。

文帝秋胡行

汎汎綠池、末四句。本是善哉行本辭。或魏文自移入秋胡調中。或樂人填詞。或荀勗所撰定。俱不可知。不必注見善哉行也。臨高臺亦然。

子建閨情

此詩見藝文、美婦人部無題。今本曹集。不足據也。

贈侍中王粲四言詩

北堂書鈔。作誄。藝文有子建王侍中誄。雖無此四句。文體却近。決非詩也。

徐幹室思　雜詩

按樂府詩集云。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宋孝武自君之出矣。金樓閣無椅詩。藝文亦題擬

室思。則此詩之爲室思無疑也。今遽以前五篇爲雜詩。而獨以入靡不有初、當室思誤也。

程曉

藝文晉程曉。業與傅元贈答。自應入晉。

阮籍咏懷

四言共十四首。江陰朱子儋本。尚有之。今竝删去。何也。

司馬懿讌飲歌

晉書云。高祖伐公孫淵過溫。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悵然有感。作歌曰。無讌飲之題也。樂府詩集八十五卷有此篇。亦曰晉高祖歌。

成公綏行詩一云途中作

藝文在行旅部。無題。舍藝文無別出。不知所謂行詩途中。作者何出。

傅元和秋胡行

按玉臺題和班氏詩。似擬咏史之作也。故曰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直作史家案斷語。今作秋胡行。乃是誤讀樂府詩集所致。原夫郭氏之書。聚詩集之樂府。立名之意。已主廣收。故凡樂府之題。例俱取入。青青河畔草。即係之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即係之陌上桑。例曰同前而不別出本題。然作者本各爲題目。豈得概删。爲樂府詩集則可。爲詩紀則不可。

飲馬長城窟行

玉臺樂府俱無夢君結同心四句。藝文所載。至曠如參與商而止。未知後四句。何人所增。

董桃行歷九秋篇

馮紀注云。玉臺新咏以前十首爲簡文。按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俱題傅元。不得因選詩捨遺而疑之也。

苦雨　苦熱　天行歌

俱見藝文、俱無題。天行歌亦然。

陸機吳趨行

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士衡別有吳趨行一篇。

張翰雜詩二首

第一首見文選第二首俱出藝文言志部。東鄰有一樹六句爲一首。忽有一飛鳥六句又爲一首。俱無題。

翔風

王子年拾遺錄及太平廣記。俱翾風。今坊本拾遺從豔異編改。

郭璞贈潘尼

見藝文衣冠部。次陸機贈潘尼後。未必卽贈潘也。

楊方合歡詩三首．雜詩三首．

樂府詩集．作合歡詩五首．玉臺第三卷有此詩．亦總五首．今曰玉臺．後三首作雜詩．惡板所誤也．

庾闡遊仙詩四首同前六首．

此詩藝文亦載今移第一第二爲第三第四．而別題曰同前六首．何也．

蘭亭序詩

據柳公權書本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也．則知今世所傳．俱非全文．皆誠懸刪本也．其五言詩序亦刪興公之作序．下小字注曰文多不備載．其略如此．其詩亦裁而掇之．如四言焉．明是右軍爲四言之序．而興公爲五言之序也．今混載四五言．而移孫序於末簡．又幷柳公所注而添入序中．又增末句曰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妄而窒矣．

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

此詩見初學記．前四句作謝琨．後二句作謝混．

陸沖雜詩二首

藝文在遊覽部．無題．

休洗紅

休洗紅遍考無出。楊愼云。於棧道壁得之。妄也。此詩趙古則學箙已引之矣。但不知何時人作。

宋孝武自君之出矣

玉臺題作擬徐幹。藝文作擬室思。樂府詩集題自君之出矣。樂府體例。正與傅元秋胡詩同。自應據玉臺藝文。不應據樂府也。下又注云。玉臺作許瑤。玉臺第十卷有此詩。竝不作許瑤。正作孝武耳。

秋胡詩九首

按文選作一首。玉臺分九章。亦作一首。此正如關雎三章。原只一篇耳。自詩紀分九首。而詩刪、遂摘取三章矣。可笑。

謝靈運毛子等讚

讚別於詩。例同頌誄。不得以其近於五言而混收也。

范泰詠老

藝文老部有此詩而無咏老之題。署曰梁范泰。或梁自有其人。不得卽以當蔚宗之父也。

王融和南海王秋胡詩七首

此篇竝同顏延之。藝文、文苑、樂府詩集、俱作一首。

丘巨源咏扇

丘巨源咏七寶扇詩。玉臺初學藝文俱載。中有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句。五言律祖。妄造首尾。別作八

句律詩必也古今謂無一人讀書始可任其亂說耳不知律詩之成在於景龍之沈宋其造端於士章休文者祇論宮商不專平仄此未可片言而畢聊附存此以諗知音

梁武帝白紵辭

注云藝文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按藝文玉臺無此詩樂府英華正作武帝不作簡文也河中之水歌玉臺亦作古辭不作武帝

藉田

藝文止八句至歲薄禮節少止初學有公卿秉耒耜四句而無仁化洽孩蟲等六句未知此六句竟在何所不得以意連屬也

答蕭琛

梁書但云上答而已語雖有韻實不稱詩

梁簡文帝泛舟橫大江三首

滄波白日暉一首英華樂府俱有之隴西四戰地悠悠縣旆旌二首俱出樂府題作隴西行非泛舟橫大江也

京洛篇

注云樂府作煌煌京雒行列鮑照後而逸作者之名按樂府目作宋鮑照二首卷中作同前二首下注宋

鮑照。則樂府之非逸名可知也。但此詩亦見藝文英華。俱作梁簡文。則樂府爲誤。

蓮花賦歌

此亦賦末所係。不知樂府何以混載。當釐正。

小垂手

大垂手一篇。玉臺作簡文。樂府作吳均。小垂手篇。樂府亦作吳均。舍樂府別無所出。自不得幷入簡文也。

夜夜曲注玉臺作簡文

北斗闌干去一篇。樂府作沈約。玉臺作簡文。愁人夜獨傷一篇。玉臺無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不應混入也。簡文自有擬。沈隱侯夜夜曲。正是擬河漢縱復橫篇耳。

劉孝威王遵七夕穿鍼庾肩吾石橋徐摛壞橋王臺卿水中樓影

題不云和簡文。或各自立題。不得附簡文後。

元帝出江陵縣還二首

第二首。朝出屠羊縣篇。藝文祇曰又詩。未必卽是前題也。

後園作迴文詩

藝文序王融後無的姓名。簡文雖有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然畢竟闕疑爲得。馮君注云。今列於此。以俟再考。亦非決定之辭。吳琯併去此注。遂令觀者不解。

范雲有所思　樂府作王融者非

此詩樂府作王融。藝文亦作王融。舍二書之外無所見。不知何據而歸彥龍也。此詩附見謝元暉集中。宋本亦作王元長也。

望織女注云從玉臺作范雲

玉臺無范雲詩。

擬古四色詩　四色詩四首

按藝文俱王融詩。別無所出。

庾肩吾有所思

此詩舍樂府之外無他出。樂府既作昭明。應無可疑。不知何以入庾。

餞張孝總應令

藝文、題作應令。在餞孝總後。未必卽餞張也

曲水聯句

藝文、序簡文詩後。題云。又曲水聯句。此詩宜附簡文。不然。則殿下爲何人也。

吳均春怨

此詩見玉臺第六卷目錄。云吳均二十首。張率擬樂府三首。查卷中自和蕭洗馬、至詠少年。已足二十首之數。自春怨至愁閨怨十七首。目錄竟無撰人。張率樂府在此後。竟未定此十七首。是何人作也。雒按藝

文樂府等書。知月夜咏陳南康新有所納。是王僧孺詩。爲人自傷。亦王作。則知中閒十三首亦係王詩矣。惟春怨一篇。在吳均後。愁閨怨一篇。在張率前。俱無的姓名。未可強爲之說。詩紀竟以歸王。特照時本玉臺耳。非的說也

蕭子顯陌上桑注云玉臺作蕭子顯

玉臺無此詩。自應依樂府作無名氏。第二首樂府之外亦無別出。應作王臺卿。

陶宏景華陽頌

竝是頌。不得稱詩。

王僧孺春思注云玉臺誤作吳均

今按此詩。在玉臺第十卷正作僧孺。不作吳均也。

徐勉夏詩

英華作徐朏。初學作徐晚。不得置修仁卷中。

鄧鏗和陰梁州

首句云別離雖未久。遂如長別離。藝文玉臺俱同。今作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不知所出。月夜閨中次連亦然。

劉令嫻答唐娘七夕

歲時雜詠、及玉臺、俱作徐悱、

代陳慶之美人夢見故人有期不至

三首俱姚翻詩、

范靜妻沈氏戲蕭娘注云玉臺作戲繡娘

玉臺正作蕭、不作繡字、

越城曲

樂府無名、應是古辭、

陳後主楊叛兒曲

按樂府作隋後主、唐人每稱煬帝爲後主、則此曲意亦煬帝所著、改隋作陳、非也、楊升菴遂以越王侗當之、選詩拾遺并改題爲京洛行、更妄而可怪、

小窗詩

按姚寬西溪叢話云此乃唐人方域詩、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今本僞作、

沈炯字初明

按陳書竝作禮明、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竝作禮、惟南史作初明、陳書舊南監本、此葉是宋板、似可據南史、不得善本俟再考、

江總梅花落注云從玉臺玉臺作於梁簡文在東宮之日安得有入陳之詩耶。總持有南越木槿歌亦賦末所系・孱守未摘出・

姬人怨服散篇

此詩出藝文。止是一首。不得分作二篇。英華注明甚。分二篇者・從英華也・亦何必專據類聚・

岑之敬烏棲曲

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二句本之敬烏棲曲。載在樂府。今截此二句。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題當壚曲。楊君之妄。不待言矣。詩紀每至楊君妄作之詩俱注明出處。意亦疑信半參。吳琯再翻此書。則併棄馮紀所注。遂爲楚人妄談之柄。

劉刪賦獨鶴凌雲去

藝文作劉邠。此詩既無他出。何以直斷云誤。

蕭驎詠袧複

初學作詠裙複。在裙部。玉臺宋本。亦作裙。馮注云疑作袧。按集韻袧字注云。袧複音莫白切。袧字出左傳。此二字也。

王胄西園上才

樂府序王胄後。明注無名氏。

徐儀莫秋望月

英華失名無可考。不知何以定爲徐儀。

孔德紹王澤頒遭洪水

按德紹以從竇建德伏誅。其不入唐也明矣。高廷禮妄載之品彙。而改徙知懷趙景、終是倦陽侯二句。于木梗誠無託、蘆灰豈暇求之上。今查初學英華。俱倒此二句。則其爲品彙妄改無疑。今反從品彙更正。無識一何至此。

陳子良

新成安樂宮一首。樂府云。唐陳子良。春晚看羣公朝還一首。初學序張文琮後。韋元旦前。賦得妓一首。初學序李元操後、宏執恭前。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注云。玉臺作陳伯材。玉臺無此詩也。初學又序於褚亮之後。咏春雪一首。初學在上官儀前。未必俱在隋之作也。

李密淮陽感秋

據隋書。密亡抵淮陽舍村中。變姓名。稱劉知遠。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無淮陽感秋之題也。唐隋二史。亦互異同。

李巨仁

英華載京洛篇在梁簡文後張正見前似非隋人樂府則竟作隋李世臣矣

十索曲

丁六娘催四曲後二句樂府明注無名氏并混丁作是升菴妄語

李月素等五篇

不知所出近見新安鄭元撫續玉臺有之未可據也

庾信擬咏懷詩

按藝文但稱庾信咏懷詩竝無擬字此直子山自咏其懷耳增一擬字遂謂以阮公爲法如文通之效阮矣夫阮公當晉魏之際寓託微遠顏延年謂其百代之下難以情測子山自梁入周意氣激露論世不同原情各異杜老所謂清新意正在此若曰擬阮則何啻徑庭世人不察妄生議論皆此一字誤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製徐

G一九一二上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潘同會）

合